

PP.6767/1/2003

2003 年 1 月

RM 6.00

精彩篇：

- 《残缺》——叶彤
- 《烈火》——雨川
- 《胡志明市树木顶天立地》——伍良之
- 东马美里微型小说比赛佳作选

清流

季刊

Aliran Jernih



文学创作 ■ 人文关怀



编后话

《清流》潺潺流进了2003年时间长河里，期盼作者，读者与我们共同成长、迈进。

上期预告作品《海螺壳》由于不可预知的原因，本刊不刊登，敬请作者及读者们包涵。

本期评论焦点锁定在诗歌议题。马华诗人田思、江渡，中国诗人阿红、台湾简政珍，他们对新诗坛现况与展望抒发感想与观点，值得一读。

马美里笔会主办的砂、沙及汶莱区微型小说比赛优胜作品，原文刊登，纵有文字上的瑕疵，亦不加修饰，以求存真。

彤首次登陆《清流》，读者们不容错过小说《残缺》和雨川小说《烈火》，皆注入深切的人文关怀。

诗坛阵地本期刊日本马有敬、陈剑等的诗篇。

霹雳文艺研究会办全霹雳中学生散文创作赛，本期开始将陆续刊出优胜作品。

良之的游记散文《胡志明市树木顶天立地》情景交融，对历史与现实生活的反思与反映，入木三分。



目录



本期封面

1 【清流潺潺】主编的话

【拍岸惊涛】笔谈·评介篇

- 4 有关写作 杨百合
6 这一册情诗赏析 田思

【海外风景线】笔谈·评介篇

- 10 诗新世纪的省思 简政珍（台湾）

【碧浪翻卷】散文篇

- 17 课室风光 世莲
30 自然的人生 章钦
32 生活极短篇 悦枫
33 体谅 旻简
37 悼亡父 萧今
41 筷子 弩马
46 胡志明市树木顶天立地 伍良之

【舟影竞渡】诗歌 篇

- 50 诗余 江渡
52 东马游记 5 则 喜崇
53 成长、仙人掌、归巢 婷婷
54 理趣诗 5 首 王涛
55 悲剧重演 杰仑

【海外风景线】国外华文诗人诗选 篇

- 56 孤思 陈剑
57 文昌湾上 有马敲

【细水涟漪】小说 篇

- 58 残缺 叶彤
74 烈火 雨川
81 钻石 楚天
86 那扇门后的一轮明月 斯叶
91 铃声响起 双子

【河边青草地】文学蓓蕾 篇

- 93 想飞 梦洋
94 你依然活在我心中 郑思浩
97 停留在 17 岁 陈永钟
108 爱 陈慧颖
112 母亲 · 快乐 林宜政
116 让日子跳跃着欢乐的音符 麟源
119 圣诞礼物 吉吉

124 赞助人芳名录

【云起风歌】原创诗曲 篇

- 129 迷人的星空
词：林建南
曲：林建南

有关写作

杨百合



1.

一个人如果要写作，随时可以想到要写的东西。比方，我很少写诗，因为台湾出版的诗刊《葡萄园》，每三个月一次要稿，便写一首怎样的诗寄去，有好几篇，就是有这个写作的动机，而写成的，投去都刊出。最近一期发表的《时光隧道》，读起来，自己还蛮喜欢的。（也许是“敝帚自珍”的心理吧。）

园地很重要，有了好的园地，就想写点东西；没有适合的园地，就没有创作产生。目前我的写作，受到园地的限制，创作少了。

2.

写作，不单是要把文章写好那么简单，还要想办法寻找文字的出路。

文字没有出路，影响了写作的兴趣，甚至，因为文字没有出路，而停止了创作。

在寻找出路的过程，常有“碰壁”的情况出现，你投去这个园地，不接纳；那个园地也不刊用，自尊心颇受打击。可能因此产生一个念头：不写算了。

写作要有“叩门”的勇气。叩门，门不一定开，要有能吃闭门羹的精神才行。

3.

写作是一种试诱。

看见别人的作品刊登，心就蠢蠢欲动，要执笔写些什么，即使当时没有要说的话，为了使自己的文章也能见报，只好找些话来：“强说愁”。

这是一种发表欲的倾向，同时，也是一种要“自我”表现的现象。

说它是一种试诱，就是它能引诱一个人发展“自我”，使“自我”膨胀。

4.

写作会使一个人慢慢骄傲起来。

起初，他还是很谦卑的，见到自己的作品刊登在副刊或杂志上，便会觉得很庆幸，承蒙老编垂青录用自己的作品，十分感激。

慢慢作品刊登多了，自尊心渐渐强了，认为自己的作品比别人强了。这时，如果看见别人的大作刊出，而自己的却未被采用，就会觉得很难受，认为老编没眼光。

其实，他是应该检讨一下自己的作品，是否写得够好。

田思

这一册情诗赏析

“七家诗选”的延续

1994年6月，农历端午节，当时在吉隆坡中华独中担任副校长的傅承得，在该校主办一项“全国独中学生诗歌营”，邀请了好多位马华诗人主讲，包括吴岸、温任平、陈雪风、何乃健、田思、游川、方昂、小曼、王祖安等，同时，也为千秋事业社所出版的《马华七家诗选》举行推展礼。这项诗歌营反应不俗。傅承德在闲谈中向我提起要编一册《马华情诗一百首》或《马华情诗赏析》，邀我合作，我欣然同意。不久他以“千秋事业社”名义寄来计划书，我受托集砂州诗人的情诗，寄给出版社打字；承得则负责西马部分。最后从两百多首马华作者的情诗中，严格甄选五十首，甄选过程也征求其他诗人意见。

诗选好后，内部赏析与作者简介也陆续完成，其中一部分曾在王祖安编的《文艺春秋》版以《七夕诗特辑》的形式刊登。不过后来承得离开了教育界，创立大将事业社，出版一系列马华作家的个人著作，这册我们两人合编的马华情诗赏析就暂时搁下来，一直到今年8月才正式付梓，书名也改成《最美的书最爱的人》。

书的内容特色

傅承得在序文说：“爱过，才算活过。真正爱过的人，永远活在心中。所以，情诗集，是最美的书。所以，情人，是最爱的人。爱情作品，在不同的时空变换了内容；不变的，是主题、是真、善和美的终生向往和永恒追求。”我很同意这些话，这些话也说出我们编这册情诗选的动机。

情诗不老，真情永在。读这册诗选，你可以亲炙马华老中青三代诗人的不同风貌。从三十年代马华诗坛开拓者刘思的诗，到目前仍活跃于文坛的前辈诗人马阳、吴岸、郁人、慧适、温任平等的作品，乃至中年诗人傅承得、游川、方昂、林武聪、谢永就等的力作，再到年轻一辈的如林金城、吕育陶、周若鹏的新篇，琳琅满目，各具姿彩与风格。在表现手法方面，不管是古典式抒情、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本书都兼容并蓄，可说是当前马华诗坛的缩影。在诗人的身份方面，背景多殊异，凡社会工作者、大学讲师、中学教员、青年专业人士，职场女性、广告人、罗里司机、农庄园主、贫农木匠等都有，可见写情诗并不一定是知识份子的专利。从这个角度来欣赏不同背景的情诗，也饶有别趣。

本书还有另两个特色，其一是女性诗人虽只有几位，但与众多男诗人的作品摆在一起，仍显得红花绿叶，各有

千秋。几位女诗人如方娥真、梅淑真、唐珉、潘碧华与刘慧华，真情诗或细腻、或婉约、或回肠荡气，技巧绝不让男诗人专美，写情有独到之处。

另一个特色是东马诗人的作品约占四分之一，从中可以读到东马杰出诗人的不同风格；由于地域与社会背景不同。他们的情诗也别有一番韵味，这在其他诗选中是不容易读到的。

情诗编者感言

这册诗选所选的诗虽然只限于情诗的题材，但可说撷取了诗人们最圣洁、最真诚的感情。我们可从诗人呕心沥血的诗歌语言中，看出老一辈与壮年诗人们的家园之思与在人生奋斗过程中踏过的斑斑脚迹。年轻一代的诗人多围绕看身边的旖旎韵事来发挥，但也不乏感情的升华与对美善的追求。许多入选的作品，构思精巧，修辞练达，已臻美学的较高境界。比起另外一些常在报章上看到的梦呓式的、格调低俗的情诗，或外地诗坛“名宿”所泡制的、自命风流的意淫语句，这册情诗的作品相对的隽永而有意义，达到不含杂质的“品质保证”。细读这册情诗选集，或许你会同意人类是可以有高尚情操的，即使是最私己的感情方面。清浊不同流，盖有由也。

把同一类的诗歌作品经过甄选、比较、分析、评论，



再把它编印成册，让读者在欣赏之余，又可以得到感性与理性的启发和提升，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我希望大将事业社能再接再厉，将来有机会编印出版诸如马华政治诗选，马华讽刺诗选、马华哲理诗选、马华咏物诗选、马华环保诗选、马华儿童诗选等一系列诗选，展示马华诗坛各方面的成绩，蔚成马华文坛的洋洋大观。



诗省思

新世纪的



~ 簡政珍(台湾)

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台湾展开了诗的文艺复兴。这五十年中，写诗的人才辈出，为新诗史增添了亮丽的扉页。于今，在跨入千禧年的新世纪，是诗人及诗坛回顾及反思的时候。

首先，这个小岛的读者或是批评家喜欢在各个时代或断代加上标签，作为阶段性的烙印。大抵上是，五、六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时代，七0年代的乡土文学时代，八0年代的现实主义或是后现代主义时代。其实，贴标签是一种概而化之的活动，为了整理出缩减性的结论，而以消弭诗的繁复现象为代价。标签便于记忆，但是标签也可能是砍杀真相的刽子手。

五、六0年代一些著名的诗，如洛夫的《外外集》，哑弦的〈深渊〉，都不是「超现实」这样简单的标签

就可以说尽。更何况，在那个时代，诗还有余光中等其他诗人的抒情传统。要整理文学史，撰写者要先从贴标签的迷思中清醒。

其次，不论是被贴上「主情」的诗人，或是「主知」的诗人，综观这五十年左右的诗坛，大部份的诗仍然缺乏震撼人心的生命感和引人深思的哲学厚度。诗人要勤于阅读各种诗的文本，虽然诗人不一定是大学者，诗也不是卖弄学问。阅读当代世界性的杰作，可以打开视野的一片云天，而不会像坎井之蛙那样自我陶醉。当然，诗人最重要的文本来之于人生。创作是对人生的诠释。若无诗心诗眼，诗作也将缺乏生命力；而缺乏生命力的作品，也绝对缺乏哲学的深邃感。哲学深省人生所散发的智慧，若是读者缺少了这一层的撞击，诗变成无关痛痒，可有可无。我们几十年来的诗作，很多是这种及时消耗的产物，以瞬间的滥情消耗情绪，而不是情感的心弦颤动，更不是心灵上持久的回响。

再其次，所谓「心灵上的回响」不只是一个感受，小感慨。这几乎是强调小感受的时代，因此我们的诗市充斥着所谓的小诗或是小小诗。我们大部份的诗缺乏开阔的视野，厚重的思维。以美国当代诗来说，我们的女诗人缺

乏像比莎(Elizabeth Bishop)那样浑厚的笔调和思维来处理漂泊和放逐。我们缺乏像罗威尔(Robert Lowell)那样哲思的意象来探讨历史和时间。我们更缺乏像艾许柏瑞(John Ashbery)〈凸镜自画像〉(Self-Portrait of a Convex Mirror)那样深厚哲学所产生的活泼性和嬉戏性，诗在自然流动中扩充展延，人生的主调有丰富的变奏。我们有几乎全世界最多的文学「活动」，我们为一些诗人贴上让人脸红的世界性标签。但这些标签不仅反衬我们的不足，更暴显了我们对自我不足的无知。

诗人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写诗。但我们的诗坛，所谓诗的活动，就是尽量让自己的躯体笼罩在媒体的光束下。诗是文字的艺术，但是众多的诗人却为它寻找一个观众看得见的舞台。虽然我们习惯使用诗歌这样的词，但实际上，诗和歌有相当大的差异。歌在吟唱时没有时间上的落差，只要咬字清楚，唱者吐音的刹那，意义即在听者的耳朵里回响。但念一首诗或是朗诵一首诗时，听者在捕捉意义时，总有时间上的落差。诗里隐藏着深广的想像空间，语音结束后，必须要有另一延长的时间，意义的轮廓才能成形。假如以表演舞台作为诗的生活情境，诗将自贬而和歌认同。表面上，诗的朗诵和表演有助于诗的推广，实际上却是为了听者

的易于接受而庸俗化，反而伤及它的生命。当然，诗的朗诵在某方面可以促使诗人去探索：如何赋予平白的文字丰富的意义，而拉近听觉和感受上时间的距离，以增加诗的读者群，变成推广诗的正面动力。但淡中见奇的诗行绝不是庸俗化的表演，更不是让听者的鸡皮疙瘩掉一地。

另外，办研讨会表象是诗心和诗学的经验交换，但论文粗糙低劣的研讨会填满其间。讨论会本身不是重点，讨论会后的「交谊活动」反而变成真正的高潮。至于一般诗人聚会，评论菜色酒香，而名之为诗的活动的，更不在话下。

诗人要举着时代的旗帜吗？诗人不是关在象牙塔里作白日梦，当然要跟着时代的韵律呼吸。现实是检验诗人是否有当代性的试金石。但着眼现实并不是把诗廉价贩卖成口号或是陈情书。描写现实的「诗」，要再现实事件过后，还能被深沉感受，这才叫做「诗」。但大部份我们现有描写现实的诗，很可能在现实消逝后，就如同垃圾被处理掉。因为它们的存在，不是基于诗质，而是现实的「问题」。一旦现实的问题不在，「诗」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诗必须立足于时间性的现实里，向超越特定

时间的共通人性延伸。诗是暂时性和永恒性两轴的交集。只着眼眼前的现实，而欠缺哲思的人性思维，将如选举过后，街头巷尾废弃的旗帜。

所谓紧紧抓住时代的脉动，也可能以拥抱某种主义、某种理论和信条的姿态出现。因此，我们看到一些刻意写出来的「后现代诗」。八〇年代这样的作品问世，某些诗人和一些批评家试图共同竖起后现代的旗帜。有些作品就是有意写出来作为理论的「案例」。换句话说，诗作不是诠释人生，而是为了被套入后现代理论被诠释。台湾理论界的悲哀在于，套用理论使理论僵化，而间接促使该理论的死亡。后现代诗学的主要贡献是它的活泼性。若以其「松」和以前新批评的「紧」调变，诗可能进入一新的境界。上述所引的艾许柏瑞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这个「松」若是被理论化后，反而变成另一形式的「紧」。如今，我们看到台湾后现代理论被套用、被「紧紧」拥抱而窒息。我们看到其中从「有」到「无」被谋杀的过程：把「松」公式化变成文字的游戏，文字既然已经成为既定的游戏，也注定「紧」得难于呼吸。诗人和诗论家因此也共谋它的死亡。所有的理论的命运，在台湾都几乎经历如此令人无奈的共通模式。

理论的应用应该是使诗能更能触及生命。可是我们却因为套用理论使诗和诗论自我崩解。诗的生命在于诗的生命感。我们尊重瞬间的感受，所以我们留下文字的标记。但是一旦我们将这些感受放在理论的框框里，这些感受也丧失了应有的生息。诗是生命透过文字的呼吸。濒临新世纪，诗人回顾这过去的生命之旅，我们有小小的期许：

半世纪来，中国文字留下丰硕的遗产，但我们要自问有多少诗行是伴随生命的律动？有多少篇幅纯然是文字的游戏？有多少是诗心结合生命的创见？有多少是在文字遮掩下因循和重复？重复事实上是生命的苍白失血。但创见也可能只是繁复机械性的技巧演练。有多少诗人能扪心自问，而能不心虚地冷汗直流？

当瞬间成为标记，诗更将这个点滴绵延成线，而进入时间之流。我们已经有太多小感受的诗行，但我们欠缺人生宽宏的哲思。也许宏大深邃需要较长的诗才能跌宕转进。但这两者并一定划上等号。台湾五十年来已经留下一些长诗，但具有哲学厚度的少之有少。关键在于学养。但学养不是知识的陈列或排比，它是透过意象思维的智慧。我们诗坛需要多一点像比莎〈旅行问题〉(Questions of Travel)、梅里尔

(James Merrill)〈市区复原〉(An Urban Convalescence)那样在生命中跃动而有所感悟的诗。但这些感悟不抽象论述，而是意象思维。这些诗也不是很大，但却展现了生命的厚度。

而，什么时候我们才可能产生像〈凸镜自画像〉那样的诗？就把这个当作新世纪的期许。



教育领域十几、几十年一翻新，教师与学生在不同的时代将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没有人能预知，到时身处何方，也不足为奇。

在一间跨越时代，二十一世纪的五年级课室里，清晰墨青的黑板，光滑干净整齐的桌椅，排列得参差不齐，密密麻麻的黑头儿左转右转的，兴致勃勃的等待着下一堂课，毕竟好戏在后头。学生们个个看起来活泼可爱，七情上脸，那是没有老师在时的庐山真面目。

老师桌子上早已打扫得一尘不染，粉笔盒这半个装着几支粉笔，那半个盛满了粉笔，小截的都被值日生丢进垃圾桶了。墙壁上是老师得意门生的佳作：有作文、图画、科学常识、剪报等等。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一个花花绿绿的布告板与花花绿绿的脸的神采、思路、备战心情，真是相得益彰。压力不是没有的，只是斗口才、智慧、文思罢了。原来下一堂是作文课。

你要有心理准备，因为这一代口才一流，经过思维技能训练，早已从填鸭式的框框里走了出来。

课室风光

教学回忆录(二)



世莲

老师在等等待待中出现在门口了。他今天依然衣著朴素，五官端正，不涂胭脂，却带有一份威严、一份慈祥、一份稳重，步伐优雅踏实，高跟鞋落地的声音清脆悦耳。

同学们喊完三部曲后，大家的眼睛骨碌碌的溜转着，心有灵犀一点通，紧张兮兮的心不由自主的蹦蹦跳。课室仍旧一片宁静。

老师把题目写在黑板上，蠕动开始了，有轻微的椅子移动的声音，小脑袋们正在运作啦。

空荡荡的黑板只有“逛百货公司记”六个字。

老师一本正经，稳重淡定的环视一圈，然后大声把题目读出来，作为开场白，并宣布舌战开始了，或者说自由发表意见开始了。

一班四十五人，桃李满天下，老师不愁没有人材，索性不用叫名或指人了，让大家自由发表，先举手先说。

外面微风吹来，帮忙风扇增加了室内的空气调节；晨光淘气的撒了一个角落，帮忙室内电灯增加了灯光的明亮。它们还有意来参战，来凑热闹。想不着的小瓜们总是望望窗外寻找灵感。

小强：老师，有了。（小强大声叫，向来头脑不怎灵活的小强有如发现新大陆，快人一个马鼻。）

同学们：哈哈！MISS有了？（大家真不领情，不欣赏，也不赏脸，又垮了呀！小强不知他们有此一着，失算了。）

小强：别开玩笑啦，我是说……别打岔啦，差点忘了……呵呵……让我想一想。（小强摸摸搓搓光头儿，弄巧反拙，怎不着急呢！小强一边偷时间整理句子和内容。反正都说了，出风头要紧，哪怕半路又出丑，硬着头皮，死相撑到底。那一份勇气将会被老师欣赏，小强最清楚了。他不想再被人叫缩头乌龟。）

小强：有了，我喜欢去百货公司，因为里面有百货。（可是一急往往便累事。）

哈、哈、全班哄堂大笑。小强答了等于没答。

老师仍旧没有改换站的姿势，耐心地、稳重地、威严地、却不缺慈祥的表情。老师的声音往往如钟声那么吸引人。

老师：小强坐下。还有谁要补充？（笑声自动消失了。）

老师：机会永远属于你们的。

其中一个学生：老师，百货公司里货物应有尽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所以……我喜欢去百货公司。（这个学生一边讲，一边用眼睛偷偷看老师，似乎心急想知道老师是否已心满意足了。）

同学们：成语大王，收咀啦。那边美女更多，哈哈，时髦性感呀！（一个同学先讲，其他附和着。）

刚才那个学生：老师，他们……诬赖，乱讲。

老师：老师清楚你的为人，不用担心，老师自有主张。

另一个学生：老师，那边大减价，价廉物美，实在受不住诱惑。

（稍停。）

同学们：哈，受不住诱惑，听到吗？（大家互打眼色。）

老师： 还有谁有高见呢？（老师早已练成钢铁，也早已成道，装着看不到也听不懂，为了省时间，也因为上课要有规律。）

另一个学生：老师，那边货物不但多，还分门别类，整齐不乱，不但有得选，也容易找。

有一个样貌“麻麻”的女生霍地站起来：老师，尤其是“PROMOTION”时，更有折扣，免费化妆，更有机会做模特儿，还拍照竞选呢！

有个胆大包天的男同学：你这个样子胆敢做模特儿。（样子和语气非常不屑。）（大家互相偷笑：好像是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酸呢！大家又不敢笑出声，也不敢惹他生气呢！只因他的样子凶巴巴的。）

老师： 宣传时的情景还可以接受。

另一个学生：老师，那里可以任意选购，没有人跟上跟下，问长问短，即使有，也不用睬他，可以快步走到别处去。有时这么多人，他也懒得理你呢！

另一个学生：老师，大热天，还可以享受免费冷气，空闲

无聊可以免费WINDOW SHOPPING，下雨天忘记带雨伞还可以避雨呢！

另一个学生：老师，前年大雾杀到，因为我家就在百货公司附近，于是我便天天跑去百货公司避开烟雾呢。

有一个学生反讥：呵，原来你趁机骗妈妈去百货公司玩！真有两手。

刚才那个学生：不敢当，不敢当。（他拱拱手，颇得意似的。）还有谁利用百货公司来鬼混？（老师双眼一翻，想要好一点的答案。）

小光：老师，我们没有嘛。我也只是得空才去逛逛，反正没钱做其他消遣和消费。看看千奇百怪的东西和人潮也好嘛。老师不是说百闻不如一见吗！（多么委屈的一个表白呀！）

有些同学：哈，说不定行起桃花运呢。（有些同学不知是打趣还是幸灾乐祸的说，俏皮的脸令人发笑。）

小光：嘿，你们总爱笑人，早知道不要回答了。（唉，真是愧不当初，小光嘟起猪咀真像猪八戒。）

小龙：真的，老师，那边是撇开烦恼的好地方。每次我考试“肥佬”，被父母骂后，我总是去那里躲大半天，不是SHOPPING、吃、看戏，便是玩乐，出来时一天都光晒咯。到时父母气消了，我也忘了考试不及格那回事了。（班上颇懒惰，成绩也颇差的二世祖小龙经验十足，神采飞扬的说。）

小红：真的如此棒吗？老师，倒不如叫小龙介绍你去那边拍拖啦！（有爱情顾问绰号的小红喜欢看言情小说，她这时趁机说，却把“拍拖”两个字说得很小声，哈哈，顷刻惹来一顿笑声。）

老师：我心领了。请大家继续发挥。（老师仍旧一本正经地，深怕一笑便误事。）

小马：老师，免得被人骗，因为全部货品都标价了。嫌贵可以不买。省了讨价还价，也省了不买被人骂。有些小贩漫天开价，真难就地还价呢！（小马理直气壮的说，好像早准备了草稿似的。）

小燕：老师，我对百货公司有信心，那边的品牌好，不是赝品。（一向爱穿名牌的小燕也娇滴滴的搭腔，不然，再等下去便无话可说了。）

阔少爷：老师，尤其是跑大大间的百货公司，什么都有，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样样齐，真是快乐的集中地。不用跑几十间而累死人。（一向爱玩乐的阔少爷轻松的声音令人好羡慕。）

老师：小明，你呢，你有跑百货公司吗？（老师发觉班上的特优生还没开腔，颇惊异。）

同学们：老师，他是书呆子，一天到晚读书，还用问。（大家七嘴八舌，落井下石般。）

小明：老师，别听他们瞎猜，我也有跑百货公司的。（小明连忙解释道。）

同学们：骗人！你去那边SHOPPING？（大家瞪着眼睛不相信。）

小明：我去看书呀！看免费书呀！尤其是大放假，”人多好做事“，我都常常去啊！（小明胸有成竹的说，真是十句不离书字。）

老师：除了这些，还有别的景象吗？（老师无伤大雅的扯开了话题，言归正传。）

小铃：老师，百货公司可以带来亲子乐。（有好宝宝之称的小铃爹声爹气的回应。）

老师：这又怎么说？（老师顺水推舟，打蛇随棍上，请小铃解释给大家听以考考她的思维能力。）

小铃：我每次去百货公司，都看到有些人一家大小出动，好像去旅行般，亲子乐约会那样。（小铃慢条斯理的说，怕说错了要砍头一般。）

小芳：是啊，老师。我的弟弟一不听话，妈妈也总是说“听话啊，下次我带你去百货公司看好多东西吧。”
（小芳是小铃的好朋友，当然要帮忙她啦，讲完了，还与小铃相视而笑。小铃一脸感激。）

其中一个男生：什么亲子乐，有时那些小孩子跑来跑去玩耍，真难管。（捣蛋的男生爱唱反调。男女什么时候平等了？）

又另一个男生：是咯，有时又吵着买东西，我爸妈很吝啬，

于是便找藉口不带我们去，说我们受不住诱惑，搞到入不敷出，荷包大出血。弟弟妹妹有时乱跑，又怕失散了或被别人拐去。（捣蛋的男生也加盐加醋，虚构一番，讲完了还扮个鬼脸。）

小青：谁说去百货公司一定要买东西。我们可以乘佳节来临凑凑热闹，看看空前绝后的美丽装璜，尤其是新年、圣诞节、开斋节，美丽极了。我们还拍照呢。嘿嘿，有时还有各种表演或唱歌节目。美女也不少呢！（有大姐姐之称的小青，胆大包天的挑战，还翘嘴哼一声呢！）

老师：那是事实。百货公司有意见箱，如果你们有意见可建议，有投诉可投诉。谁要先讲？（老师看了看手表，发觉时间还早，应该可以延长讨论。）

小南：哈，老师，多着呢。不过，老师，顾客永远是对的，是吗？（小南被后面的同学推了一把，只好战战兢兢的问，脸都有点发青。）

老师：那要看情形。不过老师与百货公司没有挂钩，别怕。大家尽管发言。（老师一听便明白了同学们的顾忌。）

小平：大减价时的货物大部分都不美，怎买得下呢？
（小平大声说，恐怕别人听不清楚，他向来一紧张便有点口吃般，语不正音不清。）

其中一个男同学：是了，贪便宜没好货，多买又用不完。爸

爸也这么说。

另一个同学：是了，提高价钱，才打折扣。虽然还是比较便宜，也已经给人一个特别便宜跳楼货的假象。

（这个同学张开喉咙大声附和道，好像已经受骗，心有不甘。）

老师：是吗？（老师皱皱眉头，又提一提眼皮，不敢置信也不敢否定。）

小方：老师，如果你不信，请揭开下面的价钱来看，有时候旧的价钱纸还在呢！如果黏得太紧当然揭不开，这么多总有一个揭得开吧！（小方挑战似的说，样子威风凛凛，头儿翘得比平常高。）

老师：或者是贵货参便宜货，任君选择。看你有没有用大脑，眼睛够不够亮。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老师来个摆平，语气稳重。）

小坚：呀，你们怎可以一支竹竿打翻一船人。不是全部百货公司的部门都是这样的。（爸爸是百货公司职员的小坚生气了，脸黑黑的说。）

其中一个同学：当然啦，不然有免费冷气享受、免费椅子坐、美丽的设计大饱眼福、较好的服务。羊毛出在羊身上，理所当然。（不知谁矮得没被老师看见，弯着身子在帮腔。这个鸵鸟般的作风，引得大家灵机一动来个玩笑。）

同学们：咩……咩……咩，哈哈。

老师： 嘘，谁还要补充吗？比如说有好的建议或经验要和大家分享。

其中一个同学：老师，我们买食物应该注意食品上的有效期限，大减价时买回来后便不怕会过期了。（这个女同学终于出声了，有点得意的样子。）

另一个女同学：老师，去看餐具或玻璃器具时要小心，不然荷包便遭殃。小心驶得万年船。（这个女同学也抢着回答，怕闷在肚里的高见不能吐出来。）

小雅： 老师，买了东西收条要收好，如果不合，七天内还可以更换。（小雅也提起勇气来，讲完便高高兴兴的为自己的努力而开心。）

小余： 老师，那边捉贼除了有照妖镜，有便衣人员帮忙，还放码子，有密码糖果呢。（小余两只像鱼的眼睛在转着，像在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同学们： 喂，小余，什么密码糖果？（大家都摸不着头脑，眼大大的看向他。）

小余： 哪，那些黏在物品里面，如果没有付钱让收银员拆下来，出门便会“笛笛”响的东西。到时便被捉个正着了。（小余知道难倒了同学，便神情快活、声调抑扬顿挫的说着。）

其中一个女同学：呵，原来是防盗器。（有些同学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把头传来转去，不相信似的。）

其中一个男同学：你们都傻的，预先拔掉它，谁会知道呀。

（这个同学自以为聪明，大声又高兴的说。）

小华：话虽如此，坏事万万做不得，不但有损校誉，连我们全班也受累呢！（班长小华不服气的提醒大家，满脸忧悒和担心。）

小连：老师，我看到有人用“推车”推BABY呢，推上推下多方便。你“改次”要记得啊，（小连鼓起勇气，涨红着脸，又伸伸舌头，怕老师生气。）

几个同学：是了，MISS改次要记得我们的金玉良言呀！

（大家异口同声，小声的说，怕老师真的生气了。）

老师：怪不得你们的成绩每况愈下，原来你们常常去百货公司。（老师得意的反击。）

同学们：没有啊！我们只靠想象力。（大家连忙说，紧张的神情不言而喻。）

老师：是吗，那么下一节来篇作文可没意见啦！（老师又得意的挑战了。）

同学们：唉，讲了还要写。唉……（大家不敢反对，可是却有点失望的表情，怠惰是人之本性嘛。把它当作家课又不同。）

铃……铃……铃，钟声却颌首答应了。真气人，还掩盖了同学们的唉唉声。

老师： 好吧，可以当作家课，不过谁讨厌去百货公司的，不必参加年尾的一日游了，谁说百货公司好的话便可以加队啦。（老师得意的来个摆平或激励法，不过语气却温和很多。）

同学们： 哇、哇！（大家露出害怕的神色。）

小慈： 嘻嘻，老师，我没说什么，有得去吗？（小慈幸灾乐祸，回头嫣然一笑百媚生。）

老师： 为什么你不发表意见？（老师当头喝棒反问道。）

小慈： 我很少去，不会讲。常去百货公司游荡，可能被人怀疑是贼呢！（小慈嗫嗫嚅嚅的说，深怕老师不接受。）

老师： 多心，强词夺理，下不为例。（只要肯开口造句，老师不想多为难同学。）

小慈： 老师万岁，老师万岁！

老师： 大家举手看看谁不喜欢去百货公司，说了一大堆坏话呢！（同学们无奈的举手，因为知道瞒不过MISS的记忆力。但是有些同学老爱强词夺理，死鸡撑饭盖。）

小华： MISS啊，既然我们对百货公司有这么多误解，你应该让我们去看个究竟，让我们慢慢了解。（班长小华向老师说情，企图帮大家解围，但是却有点胆怯的样子。）



小余：况且少数服从多数，他们可以去，我们也要跟着去啊！

小方：况且明年MISS可能结婚生子，那么我们的梦想便泡汤啦！（小方行差踏错后要努力补救，低声下气半恳求的说道。）

小平：可能MISS又调职啦！可能……。 （小平口吃得更厉害，眼睛一直盯住老师看看有没有反应。）

老师：好吧，今朝有酒今朝醉，你们大家今天先使出醉八仙的醉拳，好好描述百货公司的醉态吧！（老师好像相当满意这一堂课似的，甜在心头。）

同学们：好啊，MISS答应我们的求情了。（他们高举作V字形的两只手指，表示胜利，脸上的微笑像春天般的亮丽。）

老师整一整衣服，走下讲台来，松了一口气，慢慢在两排同学间，踱来踱去看有什么可以帮得上忙。同学们，一点也不理会，拼命搔头抓脑，绞尽脑汁，抽丝剥茧，大刀阔斧，过滤思考创造，只求文章做得好，年尾的一日游才不至于胎死腹中呢！

外面晨光依旧明媚灿烂，象征一个美好、充满挑战自我的春天。

章钦

自然的人生

若想过一个快乐的人生，只有回到自然的人生，自然才可安住心。

人会生气，更容易受气。

有的人很快生气，有的人很慢生气，不会生气的就很难见了。

人来到世间，是不是为生气而来呢？是不是来受气的呢？答案当然不是；若没有生气，自然也不会受气。

人活着，生气和受气都是同样痛苦的；可是，人活着，没有绝对的痛苦，也没有绝对的快乐，因为，一切都看人如何去面对生活。

一般上，我们看到的人，每天都处在快乐和痛苦之间，一时是快乐，一时又痛苦。不是吗？当别人赞扬你的时

刻，就会感到快乐；当别人骂你的时刻，你即刻生气、痛苦，所以，痛苦和快乐，都由心而造，不是人世间已定下来的。只要举目看人世间，许多事事务务，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无常，所以，事务是不会让我们顺心顺意的，若想在人世间寻找时时如意，那真是凤毛麟角，难上加难了。人若想要快乐，一定不能时时生气，不能随便生气；我想，唯有向内心求，不向外求，安住自己的心，因为，心是你自己的，你可以求，外头的事务，不是你自己的，它随着各种因缘，变化无常，你真是不易去求！

有人说，安住自己的心，谈何容易，是的，谈何容易呵！行动起来就更难了，因为，人总是容易被周围的事事务务牵引着那颗心，兜兜转转，心就是这样被境转着，而心一直无法把境来转；若真的能把心安住，做好一个主人的本分，那才不会容易生气，不会痛苦！

还有人说，放下一切事务不就可以咯！可是，你是活着呵！能放下什么？只要每天一起床，就会有許多事务摆在面前，早餐吃些什么，马路塞车……，一件件大大小小的事，就会往你的心压下去，你一定会生气，你说能放下吗？所以，活着就是去面对人生，无法逃避的，越是逃避，越是生气，越是痛苦。有人对我说，我可以去卡拉OK乐一乐，是的，那只是短暂的快乐，因为，你是无法永远“卡拉OK”下去的！

生活极短篇



悦枫

三月初，窗外的橡树又换了新装。枝头上抽出鹅黄的嫩叶，由稀疏到浓密。大自然的生物依着时序循环不息，而人类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由出生、成长，到攀上生命的高峰，然后逐渐衰老，再趋向死亡。这条自然的定律，没有人能逃避，就算是帝王将相也无一幸免。

在哀叹吾生有涯之余，许多人却不懂得好好珍惜已拥有的一切，譬如说：健康、亲情或工作。有人为情烦恼，有人为财伤神，没有多少人懂得点算自己已拥有的东西，总是一味贪求、妄求、强求。满以为掌握在手中的，将永远留存，从不知道珍惜；结果弄得贪求的得不着，连自己仅有的也一并失去，到此地步方恍然醒悟，一切都嫌太迟了。

逝去的青春不会复返，失去的健康不知何时复得。以前营营役役追求的东西，仿若浮云轻烟不可捉摸，到头来才醒觉平安是福。扰乱身心的事物，不停在眼前、身边浮现打转，如何才能把持得住？唯有修心一途。时时警惕，刻刻反省：富贵如浮云，不以物喜亦不以物悲；时时保住这颗心，只要心不随境转，自然能得清静与自在了。



体谅

简旻
(新加坡)

命运！命运到底是什么？该怎么解释这两个字呢？翻开手中的《新汉语字典》，里边是这样解释的——生来就注定的贫富、寿数等。

看了字典里头的解说，我心中燃起了一团又一团的疑问与不解。命运的主宰权是由谁来掌控的呢？命运的平坦与崎岖是以什么来作为衡量的准则？何人该一生平步青云，欢愉渡日？何人又该每日皆焦头烂额地为三餐而愁眉苦脸？我是平庸的人，这些参杂着哲学与玄关重重的问题，我理不出个所以然，但我晓得关键性的一点：人该乐天知命，不该恃势凌人！既然先天性的“命运”因素由不得我们自个儿控制，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去接受它。

下班时间的地铁站，人头攒动，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怀着乡愁的异国外劳不计其数。从他们疲累的神色中，可隐约看到一股怀乡之情如黏在皮肤上的尘埃般有意无意地锁在他们的眉宇。外国的月亮特别圆大？我想也不尽然吧！若生活不是走到穷途末路的话，谁又抛得下身边的至亲，只身漂渡到千哩外的国度，丢下尊严，在别人的呼喝与脸色中过活？挪出心房想一想，若你是当中的一分子，你的心情会是如何？

在民情、风土与习俗全然不同的环境里生活，已不是易事。顶着炎炎烈日的暴晒，汗水从细小的毛孔攒挤而出，黑黝黝的皮肤色素奋力地与阳光硬抗着，这种劳苦的工作你能熬吗？

身为外劳，他们有得怨吗？他们能怨吗？既然上苍已铺排好了他们的出生地是在贫苦多难的落后国家，生命一开始注定在贫困中受煎熬，还能怨些什么？怨天恨地能把情况改变过来吗？

外劳的苦，我无法感同身受，然而，对于他们的际遇，内心也不是毫无感叹的，在感叹之余，我也庆幸自己的命运比他们来得平坦，无须经历波折重重的人生。

有一堆人，身在福中，即恃势凌人！如果眼神能杀伤人的话，我想那天，那名自恃本身是知识分子的妇女，已把车厢中的外劳狠狠的伤得无一完肤。鄙视与憎恶的眼神如利剑锐锋般贯穿车厢中的外劳，妇女还不肯罢休，一脸厌恶地张开她的大嘴向旁座的陌生搭客申诉：“真搞不懂，好好的不要留在自己的国家，却偏要犯贱跑来他人的国家挤，看他们那副穷鬼相，怕也不会有什么出头天！大包小包，又鸡又鱼又菜地把整个车厢弄得腥臭臭，三头两日无米下肚也无须一次吃个够吧！依我看啊，空气的污浊不多不少也和他们身上的腥臭味有着莫大的关系！”

哗！听听！这是什么话？如此尖酸刻薄的话语，竟从一个知识分子的嘴中喷出，实在有点“核突”。

套句老话：有头发的，谁又愿意秃着头？想想，若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白领阶级，谁来建路造桥？谁来驾驶德士巴士？谁来清洗厕所？谁来贩卖食物供你解饥？世界是公平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存在价值；不同岗位的人，提供不同的服务社会，这就如点燃火把般，须先有火柴，再来就是火把，然后再得到氧气的配合，火把才能燃起来，这些因素都是缺一不可的，不是吗？

离乡背井的生涯并不好过，在异乡病倒了，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简陋的铁架床上，那种凄凉的滋味，谁能体会

？“人离乡贱”这简短的一句话，已然道尽离乡者的苍凉与悲伤！

你、我、他都是由父母所生的，在外劳的父母眼中，他们不也是和我们一样，都是父母的一块宝吗？你我割伤了指头会淌血，难道他们就不会吗？彼此的身体，不都是血肉之躯吗？有何区别？

多体谅他人，我想世界一定会变得更美。

悼父



萧今

明朗的夜空，凉风习习，躺在懒椅仰望天空。突地，东南方一道白光坠落无影无踪，倚在身旁的孙女琪惊叫道：“那是什么，那是什么？”

记得小时候，一天晚上，我靠在父亲身旁，忽然，天空一道白光一掠而过，我惊呼大叫：“那是什么，那是什么？”

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回想起来犹如昨日，经孙女琪这一惊叫，令我忆起了那逝世二年的父亲。

父亲身世坎坷，怜悯，无助。

据父亲说他小时候，就没有了父亲，靠母亲把他及叔叔带大。由于生活贫困，父亲及叔叔俩仅靠半工半读读几年书，便出来工作。

父亲二十岁时，由媒人介绍与来自马六甲为人做婢女的母亲结婚。婚后，住在自己的田园里，过着悠闲安逸的田园生活。

然而，好景不常，日本鬼子侵略马来亚，到处烽火弥漫，日本鬼子所到之处杀人放火，为逃避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父亲带着一家大小到处躲避，由于经不起东逃西躲，大哥不幸病倒了，在那兵荒马乱之际，又不敢送去医院，唯有以一些土方医治，结果就这样失去一条宝贵的生命。

日本投降之后不久，二哥不知怎地掉落水井，前后四年之间，父亲连失去两个爱儿。

不久，母亲产下小弟后竟一直卧床不起。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早上，母亲终于不敌病魔，告别了我们，告别了人间。过后，曾有人欲来为父亲说亲，然父亲因怕“后妻欺负前妻子”一口谢绝了。

方失去最亲爱的人已够烦够无助了，万万想不到，在这个时候，英殖民地政府为断绝接济马共之路，实行大搬迁。

父亲在接获搬迁令后，不知所措，然而，殖民地政府的搬迁令已下，时间一到，派军警驱赶拆屋。

在无奈之下，离开了自己久往的田园，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既来之，则安之，首要解决的问题是——生活。父亲为了孩子，在附近大园丘亚西园觅得一份割胶工作。

在大园丘里割胶，工资低，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不容易，因此，父亲在割胶回家后，下午一段时间，在屋前空旷地种些农作物：木薯、番薯，同时，在自家屋后搭建一小寮子，养起猪来。

生活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大姐二姐年十余，由媒人介绍出嫁了。

大姐二姐相继出嫁后，父亲更是寂寞无助，那时，我只不过十一岁，眼看父亲悲怆的身世，索性退学，跟着一位吕姓老伯伯割胶。

六十年代，父亲已进入老年，我开始与兰组织小家庭

当时父亲心情可谓松闲、宽裕，但由于我之前曾在劳工党活动，虽说不是积极分子，然而，还是受到警方监督和通缉，东藏西躲，给父亲带来莫大的压力和打击。

父亲，除了当好一个父亲外，在我的孩子陆续出世后，又当起好保姆来。

有了父亲在家看顾孩子，我俩可安心地前往胶园工作。

可是，好景不常，未知是命运安排抑或造化弄人，1987年2月28日，父亲竟在一夜之间病倒，变成半身不遂，虽经中医医治均告无效，从此躺卧病床，前后足足十三年。

2000年年11月5日，农历庚辰年十月初十，父亲突感不适，不欲进食，脸色苍白。见此情形，自己又没半点医药知识，唯有向外寻找医生，然而医生却多方推辞。待我赶归家门，父亲已奄奄一息。不一会儿，再也没有了动静，长眠而去了。

父亲虽生活清苦，身世坎坷，却是个五代大父，享年九十有二岁哩。

（为父亲逝世二周年而写）

筷子，乃是以竹、木、金属或象牙等制成的夹饭菜或其他食物的细长棍儿；亦是中华民族餐桌上万古千年的珍贵传统文化，更是当今华裔最光耀的民食文化传承。

现今的社会，不但华族同胞们懂得善用筷子夹食，连异族外裔们也一样的灵巧使用；这的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骄傲。



筷子

弩马

童蒙时代，常随母亲参加一些乡区亲友们的婚宴。也许，乡区人家特别酷爱办热闹隆重的大食会。因此，每次去参加的婚宴或寿辰晚宴，不管寒门或富裕的家庭，场面也总是那么的宏观喧嚷。人车拥挤于乡间小路和高脚木屋的四周，饮食吃笑声，也往往总是响彻云霄。

郊区的宴客作风，与酒家餐厅完全不一样；只要到贺的贵宾亲友们坐满一围桌，菜席马上即可开始。因此，宴客的主人家，总会召集一些热心的妇女亲戚们来帮忙烹煮或洗涤碗碟食器等用具。

在一围桌酒席后，刷洗碗碟的声音，就会爽朗地飘入众人的耳朵，尤其是洗涤筷子的声音，更为聒噪。

幼时，总是厌恶听见洗筷子的声音，觉得那实在是太吵杂刺耳了。

奇怪的是，纵使是在每个不同的地方的婚宴，刷洗筷子的声音总是类似的明显。仿佛，妇女们是蓄意的使劲扭转，使劲的刷洗，以便发出响亮的声音来炫耀人山人海的宾客吧！

因此，对筷子起了好大的抗拒感。

少年至青年期，家人皆使用笨重的不锈钢质刀叉与玻璃碟取代筷子和瓷器碗具。也许，这也是与兄长们经常工作出门乘坐外国商船的缘故有关吧。

直到有了家庭，孩子进入幼儿园时，才惊觉幼儿抓筷子的手势，比自己来得更稳定正确。

那一刻，方才渐渐开始对筷子有了改观，亦对幼儿园的教师们起来莫名的尊敬和佩服。

到日本及韩国旅游时，也发现当地的民族非常尊重筷

子，往往把筷子修饰得精致美观、娇小轻盈的，格外别致与可爱，也总是让人另眼相看，喜欢它，高兴地使用它。

最让自己耿耿于怀的记忆：意大利朋友竟可轻稳地用筷子夹面条进食，而其法国籍的妻子，则悄悄地在我耳边说：“我觉得很羞耻，丈夫没教我用筷子，所以我不懂得夹面条，而他却在骄傲地显示他的‘中国功夫’手艺。今天回家后，我一定要学习抓筷子了，你一定要指导我，别让我失态啊！”

她的一言，遽然震撼我的心，彻底的悄悄汗颜知愧，顿感语塞失措……。

回家后，赶紧以筷子练习夹蘑菇、夹粉丝、夹花生仁……心底的期望，比异族朋友的心思来得逼切，更渴望能立刻耍好这项‘中国功夫’。

再一日，看见一位朋友的印度籍丈夫斯文地为她夹食物，霎时让我感到感动与骄傲万分。

原来，中华文化的台桌上食具，竟然是如此的受人尊重啊！

从此以后，再也不想使用叉匙之类的餐具了。

也从此以后，开始喜欢精美的碗具，喜欢别致的筷子。

喜欢日本的漆黑色筷子，尤其是那夹菜的尖尖部分，抓起来感觉非常轻盈爽快。

也喜欢韩国的彩色筷子，让人眼前一新的感觉。

更喜欢中华文化的龙形与囍图的传统筷子，使用起来会让心情更飞扬吐气，更能感受民族的骄傲！

故此，收集筷子也成为了一些艺术文化者的爱好。

然而，抓拿筷子进食，却又是一门深度的学问。

在餐宴酒席上，经常看见一些成年的同胞们随意地抓拿筷子夹食，有的食指或拇指对准别人；有的则是以筷子串沙爹的方式来进食或一些更可笑可悲的错误花招。

我想，这可真是民族的悲歌！心底，亦阵阵搔痛！痛的是，为何不同文化的外国人可淡定稳重地攥筷进食，而同血统文化的同胞却把筷子抓得频频落地？忽视了它的文化价值与可贵？

再想：除了小时在家里接受父母的教导，就无别处可领



悟抓拿筷子知识的机会。故此，导致现今社会的年轻一辈同胞们，多半皆不懂抓筷子进食的礼仪与方式。

毕竟，拿筷子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亦是民族的象征。我们岂可敷衍了事，马马虎虎呢？

能够了解异族的食具与使用知识，的确是件好事。可是，血统的文化，怎可忽略或摒弃呢？

以筷子夹食，是中华文化最优秀传统之一，亦是龙的传人象征。

同胞们，您是否非常善于使用筷子呢？懂得技巧的、轻快的、斯文的、礼仪的使用筷子夹食吗？

胡志明市

树木顶天立地

伍良之

走在胡志明市，看见挺拔指向云天的树，有一种崇高开阔的感觉。回头看着走在路上五短身材的越南男子汉，窈窕玲珑的越南女孩，与那高耸树木似乎不很相称。但一走进时光隧道，从古芝地道到胡志明市当年傀儡政权发号施令的总统府，以及美军与其盟友犯下血腥罪行铁证如山的《战争证迹博物馆》，你就会觉得越南人外貌是的确瘦削矮小，但他们为自己塑造的形象就像那高耸树木雄伟笔立，胡志明市着眼处都是高瞻远瞩的树，大概这就是越南人民自我塑造形象的一种代入感。

从胡志明市坐两个小时既狭小又颠簸的车程来到古芝地道，望着那莽莽的绿色丛野，看那纷纷的落叶，听那唧唧的虫声还是蝉声，莽苍景物引我掉进记忆的长河，为了保护土地，为了生存，为了将占领者赶走，越南人发挥了潜藏无可抗拒的毅力；抗敌救国那是一场长期的抗争，从1948年到60年代，穷年累月地从地上向地底里挖挖掘掘

；像土拔鼠地打通了地道，又在地道底下再挖地道，地道底下有地道，地道里有献谋定策的会议室，有养精蓄锐的卧室，有煮食果腹的厨房，有为战士缝织抵寒御冷衣服的制衣室，有改装兵器供杀敌用的武器维修室，可是，当你走在那丛林莽野中根本就无法子看见脚底下泥土里是另有洞天，获得导游的指示，在那不经意踏足的地方一经拨开落叶泥屑才发现一个仅能容一个身材瘦小的人进入的地洞，一落入洞穴，弯腰曲背一手握机枪，匍匐而行，前边引路同志一把电筒或一支火把，他们便习以为常地在那漫无止境的地道里一往直前；当年的战士就靠这些地道闪避敌人的追击，也靠这些地道诱杀敌人，因为地道的出口就是在敌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地点，正当敌人失魂落魄时，战士突然从土里冒出，就这样将敌人杀个措手不及。敌人在救死扶伤，望着地洞，除了跺脚，就只有咬牙切齿，却掩饰不了那股胆战心惊的猥琐相。导游说，这个古芝地道好几百公里长，一路黑洞洞，但战士们行走起来是生龙活虎，心中激荡着时代的号角，引着他们向前走，长长曲曲折折的地道弥漫着的是相互扶持心照日月共生死共奋斗的同事情，黑黝黝的天地让忠贞救国的爱国心照得亮堂堂。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农乡僻野却是越南人民要战胜要驱逐侵略者的根据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河湾到陆地，从乡村到城市，从海口到内陆，在那一个S字型的国土里，那一处都有越南人民作战的根据地。敌人用上最先进的武器，最快速的交通工具，但他们一直在心惊胆裂地行军，生

怕走不到几步就变成了他们的葬身之地，所以他们真的是草木皆兵，疑神疑鬼；蚱蜢跳，鸟儿叫，也会让他们吓了一大跳，所以随手捉到一个无辜的人就用酷刑就地枪杀，这是我走进胡志明市的“战争证迹博物馆”参观时的获得证实。看那斑斑血迹的大炮、战机、枪枝，还有那一张张实地拍摄的图片，美军在越战所干下的罪行是证据确凿。可是，就在《战争证迹博物馆》外的炎阳下，我像看见一个眼睛凶光毕露、白牙如利刃的恶魔藏伏在阴暗中趑趄不前，他忐忑，他犹疑，心里挂着七八个吊桶，在等着将近的死期；另一边却是一手执枪，另一手扶着受伤同志践踏荆棘的山路僻径，勇往直前。踏着英雄、烈士走过的路，我走进那个曾是越南傀儡政权发号施令的总统府，我有一种朱门酒肉，路有冻死骨的感慨。这是一个越南人自己设计的建筑，那堂皇气派，站在栅门口就会感到。抬头看那高耸的门墙，指向云天，那隐隐约约的“王”和“中兴”的气概似乎也现在眼底，心里不禁佩服设计师的苦心孤旨，费尽心机，可惜鸠占鹊巢，有着外人把玩的傀儡统帅，堂而皇之霸占了这座巍峨建筑；参观过会客室、会议厅、图书室、宴客室、起居室、电影室……，涌上心头的是穷奢极侈，在大多数人民活在水深火热中，一小撮的当权者却是狐假虎威，对人民生杀予夺，自己却大刺刺地笙歌达旦，洋洋得意之余还踌躇满志呢。除了让统治者拥有不同居室寻欢作乐，设计者还设计了地道、统战室，似乎先料想到一旦兵临城下，统治者在仓皇天计时还有一道逃生之路，我一边走一边在想设计者的用心良苦。总统府的地

道与古芝地道两相比较，的确是天渊之别，一个是保护傀儡者，光线十足，可以舒舒服服走动的现代化地道，另一个却是黑洞洞，要匍匐而行，肩负着将傀儡，将敌人驱逐的古朴地道。

站在总统府的高楼，望着门前的广场，那成林的高耸树木，想着建筑师用心良苦，却是所托非人。颀硕的统治者蝇营狗苟，心底是希冀霸占着这个隐隐有龙气的地方，便想逢凶化吉，但由于腐化无能，那自造的幻象，不过是一阵的过眼云烟，英雄的越南人民最后还是要当家作主，就像高耸的树，仰头看天，要活得直直挺挺。英雄、烈士都去了，不必哀悼，也不必招魂，他们的牺牲，换得了后世人的自由！

诗余

江渡

非到写诗的时刻，不要急于写诗。不要为难自己，也不要为难诗，诗是感情的流泻，未满溢的感情，又怎会流泻呢？

诗能令枯死的文字鲜活过来，令喑哑的文字发出声音，为平淡朴实的文字添上色彩；贾岛的“推”与“敲”，便是要让文字在诗中发挥最佳的效果。

文字的作用是沟通。诗使沟通更富于艺术，更富于感情。

花木以艳丽的色彩，馥郁的香气，显示它的存在；诗人以诗，而好的诗，是不凋的花朵。

“真、善、美”虽是老调子，却是百听不厌的调子。

× × ×

诗无处不在；它最终的归宿是回到诗人的身边。

× × ×

当一个不知正义、公平，满口谎言的政客，也站在台上朗诵自己的诗作，他是用诗羞辱自己。

× × ×

只要是诗，内容健康的诗，不管什么形式，它都是诗。健康的内容是诗的生命。

× × ×

诗人的其中一项责任是通过恰当的意象，用诗的语言把真理释放出来。

东马游记 5 则 喜崇

神山

在天地间坐化的一蹲佛
只是不忍众生悲苦
在入夜后拨开云雾
向万家灯火祷福

PORING 温泉

你温柔的诉说
内心热情殷切
流入人心的
是一股股沁凉

水上人家

一块块踩不实的梦
漂浮
却是受尽贫苦饥寒后
最好的依归

菲律宾市集

一棵被移植的文化
在他乡成长
根扎在乡愁上
结出一树茫然

普陀寺

隐遁在闹市边陲
默默寻找
一种解脱

婷婷 诗三首



归巢

胭红底下的自由
奏一曲温馨
席地的体温
逐渐烘起
瞬间已成永恒
款款深情
取代了言语
眷恋
投在心间
紧系着共同的
出口

成长

引颈殷盼
望向
那一座高峰
又一座高峰
高峰
永远都不是
最高

仙人掌

冷酷
带刺
又如何？
只知道……
黑暗没有名字
遗弃不是习惯
坚强只有
态度
勇敢就是
生
命

王涛
理趣诗
5首



浑人

站在阴凉处
找影子
踩

自尊

蓄了须
那人
从此
不吃羊

筷子

各自为政
为享一口
明白了
团结

蜘蛛

守在自己的国土
会有一餐饱

青蛙

自诩气盖山河
唱个雨下不停
喏，天上星星
也都醒来倾听

一颗心
越牵越挂呢

悲剧重演

杰伦

55

图片文字像连续剧
不断地在人们眼前出现
由于日前发生的土崩
又夺走了几条人命
最显要的人物都登场了
一时间理不清现代、后现代或是
魔幻主义
在凄风苦雨、呼天抢地中
都变成了写实主义

你我的记忆自现实中苏醒
不管发生任何不幸
当全部都归于‘天灾’时
没有人愿意负责
辞职并非这儿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

土地解体

楼宇倒塌

黄泉路上又添新魂时

大小人物都会涌现

耳际响起振耳发聩之音：

环境评估要执行

山区土地要勘测

雨季来去总有序
不论带来什么消息
一天也会在空中消失
没有土崩
没有塌楼
也无人死亡的时刻
什么勘查与执行
也如雨水般飘逝

令人无法平静的是
雨水肯定还会降临大地
环境生态继续受破坏
没有人会保证：

在相同或不相同的地方
不会上演相同的悲剧



孤思

陈剑

踏一路绿的悠悠
林间曲曲的小路
踩一串串寂寞
瑟瑟的脚步

深谷下的溪流
没想过在山头呼唤太阳
自愿远离人间
孤山从不抱怨

叶缝偶尔泄漏天机
让败叶也展现垂危的色彩
这时会因鸟儿的歌唱
扰乱了空灵

一片一片拾取掉落的凄清
把来挂在光秃的树梢
当月儿照着
你便看到他还有晶莹的泪珠

文思湾上

有马敲

看左边

红树的茂林

小型游艇驶过

波纹渐渐伸向远方

还有爆响的马达声

乘客仅有七人

北京来的两人中的一个年轻男人

给我看写着“红树林”的纸条

并默默地用手指去

天空有少许云

天津来的年过六十的夫妇和

长春来的旅游者——一位好大爷

都在默默地注视着

朦胧的水平线（不是地平线！）

马达声越来越小

不知不觉中小艇已渐渐接近

椰林持续的海岸

於：海南岛（王翔译）

中午十二点，是门诊部医生午休时间。值班医生，一个个拖着缓缓步伐，踩着倦意，有的向宿舍的方向走，有的直登设在医院左旁的食堂。

这时候，门诊部里，只有欧阳义医生还在忙着，他从护士小姐手中接过病案卡。李小瑛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披头散发的女孩子扶到欧阳医生的右边椅子，让她慢慢坐下。

“她叫白里云，你是她的什么人？”医生睁大双目，注视那少女背后的男人。

“父亲。”沙哑的声音回答。从牙缝内挤出一丝烟味，胖而发紫的面



残缺

叶彤

孔垂拉着。

“病了多久？”欧阳不再看他。

“3年了，近来病情更加严重……而且……。”

“住过院吗？看过什么医生？”

“没有住过，一直都在吃药。”

“有伤害性的行为吗？”

没有回音，欧阳义医生的目光注视面前的少女，她突然嚎啕大哭，曲腿抱膝，身体不停地战抖，显然陷入了歇斯底里的抽蓄。

欧阳医生从自己的专业感知，意识到这哭声里不寻常的隐衷，这里头纠缠着难以分解的扭曲，于是他决定让病人留医观察。

他这项决定，被主任医生林伯恩否决了，一场舌战令人惊愕地展开。

“医院的床位已满，像她这样的状况，都要留医，除非建多一间‘综合精神病院’，她即无伤害性的行为，我们只好诊断，给药，然后叫她走。”林伯恩搔着胡须，沉着声音，他的冷漠的语句，令欧阳医生觉得自己的专业形

象受到羞辱。

“博士先生，病人已经陷入严重的歇斯底里的状态，也许很快就会作出自毁行为，如果单以药物来治疗，你我不都成了药剂师了吗？”

“在医道上，我比你多了二十年，希望你不要用傲气抗拒前辈！”林伯恩涨红了脸。

“我绝非不敬老，只不过希望，以我们的专业感知，探讨事情的真相，我不想推卸医生的责任。”他的雄辩，叫主任医师无法责怪他。

“唉，年轻人，我承认你热情和勇气，但我提醒你，精神病的背景，是铲不平的火山。”

他感激林伯恩的退让。

待护士安排了留院手续，他才离开门诊部，年轻而修长的身体，很有节奏的摆动着，从小石径拐个弯角，登上亭子。

他不禁噓了一口气，望着红黄相间的小花在低矮的草丛中开放，心中扰动着一股叫人纳闷的孤独。

步履优雅的吕敏之医生，正向他的方向走来，当她站在前面时，他才惊讶地发现，这一张可爱的面庞上的那双大眼睛，敏捷、温柔中流露出深邃的主见，尤其那双唇，丰满红润，在他眼中，这五官的配搭，犹如奇迹一般。

吕敏之在这间‘综合精神疗养院’上任2年以来，还没有像欧阳义这样敬业乐业的同事，她觉得这个人不但对人类的大脑有独特的见解，而且对病人的心理，从发病到痊愈，更有一份执着的钻研。

“你遇到阻碍？”她觉察到欧阳义脸上的不悦。

“这是主任医生的权力，然，我不可放弃医生的天责，我希望这位白姑娘，作为我的个案钻研，我想告诉这位博士：‘药只能防治机质障碍。’没有拆穿这张黑幕，我们永远无法帮助她脱难。”

“欧阳义医生，你是否考虑到我？”她大方爽朗，使他感动不已。

“谢了，我的支持者！”他方才的孤独竟然被感人的友情淹没了。

二颗心，默契地靠在一起，为黑夜铺上一幅温馨的画

面。

白里云被安顿在一间间隔的房里，四个小小的铁窗，朝向东方的晨曦，尽管早上的阳光多明亮温煦，她都无动于衷，黑眼珠老往上吊。她注视着曾经走过的途径，那儿，是个糟糕透顶的地方。

“看到了……我告诉你，是血，一大堆的血，我没有骗你，我没有说谎，为什么……关住我……放开我！放开我！”从微弱的喃喃，到哀怨的呻吟，她面如土色，双眼吊的更可怕，好像有人出力掐着她的脖子般，使她陷入歇斯底里的抽蓄，一阵哀嚎的求救不得，使她绝望，这时候，她垂着头，让长发披肩，瘦骨如柴的手臂，在空中胡乱的比划着……

“她不只是大脑受到严重破坏，她的心更藏着难以解开的谜。”二位医生，紧密的观察了两天，并细心照料，逼她进食，有时候，她会抗拒，张牙舞爪，好像小猫碰到庞大动物时的自卫反应。

“吕医生，你看得出病人身心都受到严重创伤吗？”

“问题确实并非机质病变那么简单。”吕医生沉思着回应。

“我们先得让她安静下来，她似乎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我先让她好好地睡，改善她的脾胃，增加吸收能力。”

欧阳义医生让她服了些药，注射和吊葡萄点滴。

吕敏之望着渐渐入睡的白里云，才发现，这少女五官端正，皮肤洁白，是个天生的美人儿。

“上天真残酷。”她摇摇头，好像在痛惜受难的生命。

×

×

×

“白里云已睡了三天三夜。”她开始有点不安。

“呼吸均匀，也许她需要冬眠式的静养，才能弥补所消耗的大量的能量。”欧阳义说。

四道晨曦，从铁窗外偷偷爬进被隔绝的815号病房。

白里云薄薄的眼皮，在光线下抖索，她眯着眼睛慢慢睁开，好久好久，瞅着窗外的翠绿，好像刚从梦幻中惊醒的魂魄，飘荡无助。

不再反白的眼珠子，对晨曦款款映照的白窗帘，粗而坚固的铁窗，还有这背躺着的小木床，是何等的陌生？但又是

何等的真实，她再也记不清，曾几何时，她的灵魂已离开了着真实的世界，曾几何时，她的眼珠反映的只是一团黑影，她的双脚，再也踩不到坚实的土地，只觉得，身体化成一粒冲天的气球，等待炸毁的一天。

她努力撑起虚弱的身体，拐到窗前，吸一口气，只觉得心头有一股清凉的舒畅，这是多么真实的世界？她的意识世界里，掠过既惊讶又失落的感受。

“白姑娘，你睡了好久，今天精神可真好！”她凝视面前开朗高大的欧阳大夫。

“吃早点。”护士小姐笑着把早点挪到她面前。病人没有动筷子。

“这是我家吗？这吃的是我妈妈送来的？”第一天，病人终于开口说第一句话，这叫欧阳义惊喜若狂。

“白姑娘，这是医院呀，你身体出了一点点小毛病，你父亲把你送到这儿来。”欧阳义把一只鲜美的苹果，从碟子拿出来，清洗后，送到她面前。

“我有病吗？”她的声音很低，眼睛老是呆呆的直视着。

“我必须耐心……”欧阳义自言自语。

白里云懒洋洋地躺着，像在梦幻中搜寻些什么，欧阳义走到她面前，蹲下身体。

“别动！不要碰我，深夜了……天暗了……她流血……了……。”又是一连串无逻辑的唠叨。

“白姑娘，这儿很安全，天暗了，还有灯光亮着。”欧阳义托起她的左手，使她觉得，在黑暗里，还有一股撑着的力量。

“我偷偷……告诉你……我看见……一只妖怪，长着秃鹫咀的妖怪撕咬我，咬我的脖子，啊！不要！我怕……我怕……。”她突然狂叫起来，颤抖得好厉害，欧阳义不自觉地抱着她的肩膀。

“这是梦，妖怪是假的，只是个梦，不存在的梦，你告诉我，你梦里的妖怪，是什么样子？”他接着暗示，希望她的倾诉原始材料不会枯竭。

“很大，很有力，好可怕，胸部有刺一样的毛毛……他用毛毛刺我的下体……很痛……很痛……我……在流……血……。”她低低的哭泣。她突然挣脱欧阳义，捉起白

色的被单，裹住头部，萎缩在床头的角落。

“白姑娘，流血的不是你，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你完全没有理由害怕，那只是梦。”他安慰着。

“真的？他走了？”她又露出微笑。

×

×

×

咖啡屋里，欧阳义和吕敏之坐在一个角落处，他搅动浓黑的咖啡底下的糖。轻轻嘘了一口气。

“依我看，白里云显然有2个截然不同的意识状态，一个是暴露的，一个是隐蔽的，她所暴露的那个妖怪，那些胸毛，刺伤她，流血……她现在就缚在患病的第二个脑，这个‘坏我’的大脑，已经控制了前脑，她无法分清看楚另一个隐蔽的凶手，她的情感受创，丧失理智，现在，她有病的大脑，完全控制了正常的那个。”

吕敏之感到无奈地点了点头。

“欧阳医生，我们应该继续催眠暗示，使她清楚致病的东西，直接了当地叫她将记忆统统撕碎，让风把碎片吹走。”她毫无目标的搅动咖啡。

“记住，记忆是绝对不会从一个受伤的大脑毁掉，它不是大衣上的汗迹，可以用干洗或水洗让汗迹消失，我们能够做的，是如何协助她走出愚人之塔的围墙，去面对现实。”

欧阳义医生，对这个个案试验抓得紧，他没有停止催眠对话治疗，他的每一次的动作、手势、声音，使白里云平平安安地落入他那令人放心的手中。

有一天清晨，他惊讶地发现白里云胃口大开，饱餐后，满脸笑容。

她不再痉挛了，白天可以自由走动，有一天，吕医生带着她走过青绿的草地……

“白姑娘你近日还发恶梦吗？”

“我越来越清楚，那不是梦……不是梦。”她重新陷入恐惧和不安。

“放松点……彻底毁掉梦幻吧！”吕敏之热情地握住白里云的手，发觉白里云手心冰冷，突然停止脚步，向着前面走来的中年男人发愣。

“吕医生！我女儿的病都好了吗？”一阵沙哑的声音擦破了宁静的空气。

白里云挣脱吕医生的手，拔腿飞跑，吕医生紧跟她的去向。

白大金歪着头，咬着牙把挟在指间的烟头狠狠一抛。

白里云的心情低落，她坐在床沿上不肯睡，不说话，也不吃，欧阳义一直陪在旁边，然而，病人的抗拒力很强，她再也不肯自动对话。

他在她额头上轻轻施压，托着她那清秀的苍白的脸：“白姑娘，轻轻闭上双眼，平平安安地睡在我的掌心上。你已看见了伤你的人，往前看，是谁伤害了你，你叫他出来，不必怕，我在你旁边，就算妖怪出来了，你要用你的勇气去面对……放松……完全放松，勇敢面对要来的人……”

白里云的额头逼出豆大的汗珠，呼吸急促。

“不要……碰……我……我是……好女孩，我是高材生，不要毁……我……不……不……我是你女儿……爸……不……啊！”一声尖叫，白云里休克过去了。

欧阳义和刚走进来的敏之难过不已。站在人道上，他们无法忍受摧残生命的刽子手。

欧阳义垂着头，难过的脸孔在灼烧。

第二天，白里云再接受对话治疗。

“白姑娘，让一切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你是完整的好女孩，我们都为你检查过，你是个完美的处女，你并未被妖怪奸污，你现在应该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一切都成过去，重新活出一个新的白里云。”

“我不会被骗吗？我不会被伤害吗？我不要回家……”她哭着，很伤心的抱着头。

欧阳医生和他的好友吕敏之医生，把815号的病人带出来，三个人坐在山后的小亭子内畅谈。白里云的情绪处在兴奋阶段，她跟医生坦白了自己的不幸。那一晚，她的父亲醉醺醺地来到她的房间，正要奸污她的时候，7岁的弟弟冲着进来，她亲眼看见，父亲一棒向弟弟的头部敲去，之后，她的世界里，只有黑暗，一只妖怪撕咬她的脖子，她无以求助，她每日呐喊，没有人助她脱险，她努力挣开眼皮，怎么也找不到弟弟，看不见妈妈。

“白姑娘，恶梦已经过去了，让回忆埋入地狱，永不起生。”欧阳义笑了，努力的成果，使他的内心对重获新生的生命深感无限喜悦。

“我知道，我知道怎么走下去。”她低下头不停地搓弄手指。

研究会上，欧阳义充满信心宣读他的文章，提出她的催眠疗法的奇效，然而，他没有被认同，而且深受攻击。

“那是邪术，我们不能把它纳入正派科学的领域。”张医生严峻驳斥。

“同事先生，请把眼睛睁开，我们在两个月内，成功将一个原本精神狂乱的病患者恢复理智，让她看清事实的真相，让她了解过去的残酷，不是她的过错，她现在已经从狂乱的忆想中走出来，一个受重创的心，能够接受现在，而勇于面对未来，我们溶化了她原来使她致病的观念，病人完全清楚了真相，她更不需要藏在耻辱的忆想中求生，难倒这种研究的硕果，各位博士先生都以为毫无新意吗？”他心中可以被赞赏的希望，现在都付诸东流。

一个人在冷静的街道上溜达，无目的地拐了几个弯，他有点累了，脸部流露沮丧之容。

他的手机突然呼叫着，是吕敏之找他。

“欧阳义，白姑娘说什么也不肯出院。”吕医生的声音略带惊慌。

“她确实不能回家呀！”她只感觉自己在罪恶的面前，心中正义的力量又何其渺小！

“近来有些闲话碎语，说你在搞什么新鲜医学，像酒一样芳醇、醉人。”

“不要忘记，这是精神病院，有部分医务人员也许得了‘精神残缺症’，我们需要坚强不拔的心，不要跌入染缸。”

“我服了你，你的勇气和洒脱令人钦佩。”

“除此别无他法呀！”

815号病人出院的当天，那张被酒精烤焦的脸孔又出现在医院的大门前，事情发生在一个钟点后，护士小姐惊慌失措，飞报院长说815号病人失踪。会议室里，欧阳义垂着头，深思这如突其来的变化。

“欧阳医生，她是你的个案病人，你认为责任该由谁负责？”院长和主任都铁青着脸。

“我只能告诉大家，病人已经康复，她的逃走，是不想面对伤害她的人，她需要活在一个有自尊的世界里，她那颗年轻的心，该向何处求助？是法律吗？在医院吗？我们可以治愈她的肉体的痛苦，但我们可以弥补他淌血的心吗？这个世界还有谁能给她安全感？”

“我不想听你的大道理，我们所关心的是舆论对我院不利。”林伯恩吼叫着。所有的医生都面面相觑。

二人拖着手，在树林里默默不语地踱着。

“一朵被‘道德败坏’的人所摧残的花，何时能抹干花瓣上的泪痕”吕医生喃喃自语。

欧阳义脚尖，把一粒小石子狠狠踢入人工小湖面，湖面溅起水花，荡开圈圈涟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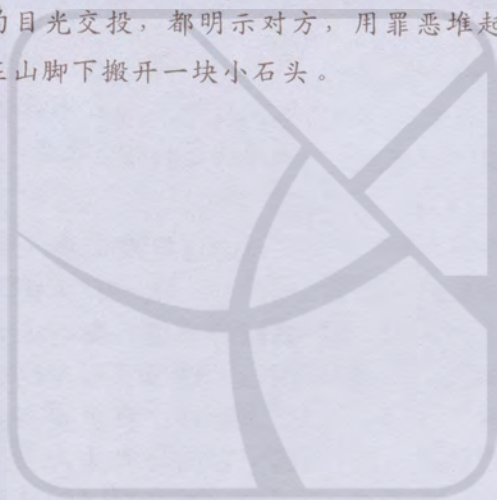
“人的道德世界快要腐烂了！”他愤然。

“义，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知道，我们将事情处理

得合情合理，你的治疗完全正确，至少我们唤醒一颗迷惑的心。”

“是呀！林主任说过：精神病的背景，是‘铲不平的火山’。”

两个人的目光交投，都明示对方，用罪恶堆起的大山，他们只能在山脚下搬开一块小石头。



烈火

长窑像一条巨龙，偃伏在地面上。它张着窑头灶洞的大口，贪婪地吞噬着我不断从它灶门添加进去的柴。烈火在灶洞里熊熊地燃烧着，已呈白色的火焰，不断地通过灶颈冲向排列在灶腹里的陶，要把那原本脆弱不堪的陶烧熔、釉化，然后等火退了，冷却后凝固成恒古不易的陶。那是我的期望，也是我一家生计所系。我不容懈怠，所以不断地朝它的灶口添柴。

通过电视荧幕，我又看到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两座高楼在焚烧。嫣红的火焰在高空张牙舞爪，浓烟滚滚，遮蔽了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天空。旋即，我看到高楼的倒塌，想起了在高楼里的人，还有灭火的消防员、维持次序的警察，他们都来得及逃生吗？

我继续给窑头灶洞添柴，目的是要提高窑内的热度，把火烧到白热化。只有这样，窑里头的陶胚才能釉化、成形；但是恐怖分子用飞

机撞击摩天楼，酿成钜大灾难，目的又是什么呢？

我在窑头灶前，面对烈火，从窑头灶洞喷出来的高温，不断地扑向我的脸上、我的身上。我全身大汗淋漓，身上的衣服都已湿透，几乎可以拧出水来。在我面前的这座窑，窑长一百尺，窑头呈圆形，高八尺、直径十尺。窑颈稍低，高六尺，宽十二尺。到了尾端，便是烟囱部份。烟囱随窑势呈四方形、宽十二尺、高十五尺。当窑内装满了陶，火就从窑头烧起。起初是小火，目的是慢慢提高温度，迫走窑内陶胚身上残存的水分，以免当陶胚接触到高温时爆裂而造成损失。每逢烧窑，我就必须守在窑头灶前，用小火慢慢烘烧，前后约五、六小时，然后才慢慢加添燃料，提高温度，改用中火攻陶。中火的时间持续约三、四小时，那时，窑头灶洞里的火，已经开始通过窑颈，冲上窑身。这时，火的颜色也开始变化。它从小火时的暗红，到中火时的赤红。这时，是开始用大火攻陶的时候了。一窑陶的成就，全在这关键性的一刻，丝毫不容松懈。我集中精神，忍住从窑头灶洞喷出来的火焰，和洞口传出来的高温，不断地给灶洞添柴，目的就是要提高窑头灶洞里的热度。灶洞内的火，呼呼地响着，白热化的火焰，不断地冲上窑身，冲击着窑内的陶。到了适当时间，那也约莫需时一、二小

时，之后我打开窑身侧旁的小洞，看到窑身内的陶，在呈青白色的火焰中，逐渐泛出釉彩。当我看到火光中的晶亮，我知道我是成功了。陶已釉化，即将成形。只要我继续努力，烧完全窑，就可以大功告成。这是一场艰苦的搏斗。每个陶工，都必须经历这种熬炼。在经过十多二十小时不眠不休的搏斗后，才能烧成一窑的陶，以应付生活所需。

那两座摩天楼呢？在著名之都纽约与只有女神、联合国总部，构成曼哈顿南端著名的地标。于1973年建成，斥资七亿五千万美元，楼高110层，高411公尺，当年打破世界之最而载入史册。每天约有10万人在此办公，5000名来访者进行业务接洽，5000名观光客来此参观。更有高达2万人在地下商业区购物、用餐。摩天楼的地下停车场，于1993年2月，曾遭国际恐怖分子攻击，造成六死一千多人受伤的不幸事件，财产损失高达三亿美元。回教教士拉曼与另外9名回教极端分子，因为涉案而于1995年被定罪。读着这些记录，我想起我曾捣开一个蚁窝，看到里头的蚂蚁，密密麻麻，不计其数。如今在那两座摩天楼里，人是不是好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我记得当我捣开了蚁窝之后，为了消灭蚂蚁，我用旧报纸点着了火，投进蚂蚁窝，任它燃烧。当时，我看到蚁群，四面奔突，纷纷逃命。但有许

多逃不出来的，都被火烧得尸身无存。眼前的电视荧幕，恰似这般情景。只是，蚂蚁变成了人。我看到有人在高楼下的街道奔跑，也看到有人从高楼上舍命跳下。从前我烧蚁窝的那一幕，竟活生生地在我眼前重现。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这不是真实的场面，而只是某部电影中的情节。可是广播员清晰的声音，告诉我这是事实。这是事实！这真的是事实吗？为什么在新世纪的第一年里，就发生了这种事？是谁干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与我当年烧蚂蚁，有什么分别呢？只是人与蚂蚁的生命价值有别，那些人为什么做得出这种事，视人命如蝼蚁，忍心把人类文明毁于一旦呢？

把视线从电视荧幕移开，转移到眼前窑头灶洞里的熊熊烈火；这窑，是父亲当年所建。他来这里建这座窑，是因为这里有丰富的陶土，适合建一座窑。因此建了窑以后，也就在这里定居下来。这座窑，传到我手里的时候，虽已残旧，但经过我们不断修补，它仍好像新的一样。我记得小时候跟随父亲入内补窑，我用手抚着光滑的窑壁，看到那些晶亮的窑乳，觉得十分可爱。父亲说：“这是烈火烧出来的！”我问：“为什么火这么厉害，连砖块也给烧溶了！”父亲答：“要不然泥土怎能成陶？”是的，到后来父亲放下一切，自行归去另外一

个世界，把陶窑交给我，我也是遵循他的样子，用烈火把一窑一窑的陶烧出来。陶经烈火烧炼以后，可以长存天地之间。与人和蝼蚁，在烈火中顷刻化为灰烬，灰飞烟灭，不可同日而言。所以，此刻，窑里烈火熊熊，燃烧着的是我们的希望，当窑内的土胚都成陶，还有什么东西能给我们更多的喜悦？

只是摩天楼上的烈火似乎不同。它焚烧的是两座名闻遐迩的摩天楼，那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想当年这里本是一个寂寂的海港，有人来到这里，胼手胝足，建起了一座城。然后再在城中建起了许多高楼，焚烧中的摩天楼是其中两座，这些建设，不是一日可建成，都是人类集智慧、努力、不分昼夜，才有这辉煌的成绩。但是，竟有人漠视这些成绩，驾了飞机，直撞摩天楼。撞机之时，飞机起飞不久，机上装满了油，机内那各有30多吨的飞机油，在高楼上熊熊焚烧，产生几千度的高热，什么建材能经得起这种高热的焚烧？它又焉能不先后倒塌下来？这时我想到飞机上的乘客、机组人员、摩天楼里办公的人、参观的游客，统统是不是像蚁窝里的蚂蚁，顷刻间都化为灰烬？

窑里此刻装满了陶，这是我们几天来劳动的成果，我要用烈火把它们烧炼成陶，让

它们在成形后就永存于天地之间。我烧窑用的燃料是干柴，连续不断地焚烧，可达一千度的高热。我不断地添着柴，看着窑内的火色的变化，从暗红、到赤红、再到泛白，及至纯青色。这时，我就能看到染在陶胚上的釉彩的融化、泛光，只等冷却后它就永远附在陶身上，一万年不变。

但那两座摩天楼，为何脆弱若此？几千度的高热，就把它烧塌了，倒下来。飞机撞上它们的那天，是2001年9月11日，上午八点45分，第一架飞机撞上北侧大楼，机上81名乘客及11名机员全部罹难。18分钟后，另一架载有56名乘客及9名机员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波音757客机，撞向世贸中心的南座，机上搭客及机组人员无一幸免。飞机撞上这两座大楼的时间，还是办公时间，在大楼里工作的人陆续来到，开始他们一天的工作。另外还有到来接洽商务的人、观光的人，也按照他们的计划到大楼里来。事前没有一点灾难的征兆，谁也不会预料到会有这种灾难发生，此刻，他们受到的震撼有多大？是不是都在大楼里狼豕奔突，争相逃命？但他们都能逃得出来吗？根据事后的统计，死亡人数可能超过一万人。这令我想起我火烧蚁窝的情景，在高处的蚂蚁纷纷坠落在火里，低处的蚂蚁向四方争相逃命，但任它们如何努力，总难免葬身火堆的命运。人和

蚂蚁，又有什么分别呢？

我不敢继续想像下去。

我专心地烧着我的陶。

摩天楼塌了，浓烟直冲云霄，布满整个天空；窑里的火，则呈白热化，我即将烧成一窑陶。摩天楼和陶窑，两地相距半个地球，一个在东、一个在西，而烈火焚烧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目的。我烧我的陶，是为了一家的生计；恐怖分子挟持飞机撞上摩天楼，焚烧的是仇恨和宿怨。我用烈火把陶烧成恒古不变的形态，恐怖分子用飞机撞上摩天楼，焚烧的是著名的建筑物和里面的人群，摩天楼和里面的人从此灰飞烟灭。只是，这一把烈火，烧得去所有的仇恨和宿怨吗？会不会造成相反的结果，把仇恨和宿怨越烧越烈？

钻石

楚天

回到酒店，平抚心情后洗了温水澡，坐在桌前准备记录并整理得来不易的录音了，这篇新闻稿非得快点交差不可了，待在这里越久就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要不是自己曾受军事训练，伪装在草地整整待一天，恐怕也难免遇害了。

录音机沙沙的发出了声音，把声量调到最大了。

“玛莉亚，把你手里的东西拿来！不要逼我们动手抢。”男孩的声音。

“不要！”女孩拒绝。

“才不见你几个月，你变了。”

“别罗嗦！快拿来！你还小，不懂事，那个东西对你没有用，但对组织可不一样。”

“你加入了组织……”

“不要管我！把东西拿来！”

“妈妈说找到这个东西可以拿给政府换钱，我们就可以不必那么辛苦了，凭什么说对你才有用？”

“哼，卡巴赫政府！可恶的卡巴赫，支持他就是背叛革命联合阵线，背叛革命联合阵线就是背叛我们的民族。首领说对付叛徒这种方法就是打断他们的手脚或者打烂他们的四肢，再拔掉耳朵，然后任他们自生自灭。”

“吉米，美娜！把她捉住。”

“你们不要过来！”女孩挣扎着的叫嚷声。

“古玛班，纳勒登，你们两个去报告首领，这里还有人背叛革命联合阵线！”

“卡达拉斯你们三个人在附近查看还有什么动静，其他人留下来。”

“打开你的手。”

“队长，她死也不肯打开手。”

“用枪托打！再不打开，把她的手直接砍下来。”

“你敢？！”女孩勇敢的喝着。

“你要试？……说！是不是死都要把它那给卡巴赫政府？”

“我们革命联合阵线斗争了二十多年，就是要推翻一直以来虚伪的政府，为塞拉利昂的民族摆脱西方控制而努力斗争，现在你竟敢当面支持他，那我们也不必客气了。”

“你说你们为民族而战斗，谁为我们而战斗呢？我不要国家战争也不要对谁战斗，妈妈说我们是为了生活而战斗。”

“卡巴赫让联合国维和部队干预塞拉利昂的内政，让外国的军队对我们追捕围剿，所以我们不得不反击，不得不战斗。他找联合国，我们找更超强的靠山，要军火有军火，要财源有财源，不怕跟他们斗下去。”

“我们视他是同个民族，他却把我们当异族，还要对我们更严酷的打击。”

“都是同个国家的人民却要对付来对付去！”

“老师说那是我们自相残杀！……老师还说我们有停火协议。”

“哪个老师？他以为这样讲就解决了问题？”

“停火……哼！那是幌子。”

“少废话！把手上的东西交出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队长，不要伤害她好吗？”

“啪……这巴掌赏给你，吉米，你自己向首领报告，你丢尽了组织的脸！”

“吉米，她再不张开手，她的手就交给你砍下来，再把那整只手带回给首领瞧瞧……不要辜负组织的栽培。”

“队长……我……”

“这是命令！我们不对付她，她会对组织不利。”

“你再不动手，那也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啊……”

“队长你……她……的……手……”

“拿来给我！搜她的身！”

“打开！”

“啊！……血……钻……钻钻……石……”

自己的内心突然抽搐了。不过是才十几岁的小孩，在战争的环境竟也学会了心狠手辣，人性丑恶的一面。

孩子没有童真，能叫孩子吗？

“哈！哈！哈！……组织一定会很高兴我们又断了卡巴赫的财路……哈！哈！”

“的的的……的的的……”一阵连环的机枪声。

“出事了！快撤……”

“吉米，把手和钻石带走！”

“美娜，你带他们几个前去支援。”一阵紧急的脚步声飞奔而去。

“你，你，还有你留下埋伏，其他人跟我走！”

“是，队长。”

听到这，把录音机关了。

点上一根烟，吐了长长的叹息，录音机关了，战斗的枪声是不是也就关上了？还是就像眼前的烟一样，仍然慢慢的烧着一片已燃起火苗，继续向纯然的土地漫上濛濛的烟雾？



作者简介：

楚天，原名江泽鼎，砂罗越古晋人士。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目前从事教职。大学期间即开始创作。近年更积极投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尝试。作品曾入选第六届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组决选及第一届文华文学奖小说组第三名。全国“孝亲敬老”征文赛公开组第三名。第七届马华文学节雪隆海南会馆主办短篇小说创作赛首奖。

评

评审委员

— 骆铃 评：

虽为微型，但内容坚实，分量厚重。非一般以设计“虽属意料之外，却是情理之中”的结局为能事的作品可以相比。这类作品往往只能赢得读者的一阵惊喜，未能引人作进一步的思考，而发挥文学应有的社会功能。因为一切悬疑已经大白，问题已经解决。然而，像《钻石》这类作品所提出的问题，却仍然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钻石》作者笔下的悲情，激发了读者对和平与文明的强烈渴求，极具价值。

我认为：这是一篇已经达到国际水平的力作。

— 徐元福 评：

复杂的故事，写出微型小说的味道。

— 陈美仙 评：

“录音机关了，战斗的枪声是不是也关上了？”通过十几岁小孩的作为描述了战火中扭曲了的人性，读来令人心头一沉。

那扇门后的一轮明月

留学半岛的时候，我常乘车远到怡保去。

北上怡保，南下芙蓉的快车都在这一站停，停车约二十分钟。休息站处有餐厅和公厕，北上南下的两快车，同时到站。下车上车乱了一阵后站上只剩下买东西和散步的旅客。我和她同时看见了对方，中途相逢，我们都为这样的巧遇吃惊。

“是你！”我们同时叫起来。

第一次注意这个女生是我十三岁的时候，大概还在小六。那间建在小山坡上的小学，用檐木片盖成的瓦，木板钉成的墙，我永远记得。

她是插班生，不知是从哪转校过来的。她哥哥与我同班，是我的好朋友。她上学，都是由她父亲用一辆旧的摩

托车载送。每天早上七点，那老人家就会鸣着嘟嘟响的引擎冒着一缕烟自山道开来，这种声响却变成这一带人家不用随身携带的闹钟。

她才读四年级吧，小六与小四中间是教师办公室。两个班级就这样自然地分成互不干涉的两个世界。那个时候，校园中刮起一阵歪风，那便是谁都不准越过各自城池走进对方课室。一旦被发现，将尝尽受呼喝和被驱逐的滋味。

她就是在那个情形悄然让我发现了。她那双眼眸，就爱偷偷地从门缝中仰慕地盯着我。当我猛一发现，她就含羞一笑飞躲开去了。班上的同学发现了，不只大声呼喝，还把粉笔仍过去，击在门板上啪啪作响。

然而，她从来不害怕过。门缝依然是她最可爱的地方，当我不经意望向那扇门，那狭小的缝隙中终然有那道温柔的眼睛在窥望，仿佛像一轮明亮的月亮微微隐在树梢，光华洁净，牵起我无限的快乐。

华文老师规定要背课本，一天中午，她独自坐在水沟旁背书。我轻声挨过去，羞红着脸小声地问：

“你真的背好了？”

“现在背给你，你听好。”

她将书丢在一旁，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停顿、显然她还未背熟。这时上课的钟响了，她急出了汗，最后连课本都不要就往班上扑去。

放学后，我经过校务处回家，突见一个小女孩站在里面结结巴巴一直都不合格地还背着课本。那不是她吗！她泪汪汪望过来，那轮明月盈满了泪珠……

五叔的杂货店离学校约一公里之遥，有时我乘中午休息时间溜回杂货店里去，她就约了伙伴偷偷跟随在后。她其实什么也没买，我们看见了对方，也什么都没说，只是交换甜甜的微笑，接着含笑走开。我不曾有过如此奇异的感觉，更不晓得静悄悄随人背后走也是一种快乐。

我不明白她到底为什么喜欢如此缠上我。

她头发很长，发丝任意飘散着。我高她一个头，有时一个转首，在飘散的黑发里看到她带笑的脸蛋，觉得一番惊喜。她习惯以指代梳抚顺纷乱了头发。风起时，她的长发被风刮起，她会一脸懊恼，垂着手什么也不做，一意等待风停。那是我最爱看到的时刻，看她发丝让风吹在唇上，在耳后纷飞。

我们从来没有勇气多讲一句话，更不用说单独走在一起。我们只是躲在人群中窥看对方的一切。她用眼光追逐我一整年，我的感情在羞涩中生生灭灭。我们好似在安静地爱着。我们以为这样一辈子看着对方就够。

我小六毕业了，看起来好像十分干净利落，神采奕奕地升到国中去。我们之间没有一句道别的话，别后更没有一封来信，也不曾再重逢相见，甚至如何分离倒都忘了。

感情像是断了某种系念的线，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

停车二十分钟，我们依然不多话，就只顾以爱的眼神默默互相交流。

已经走到快车旁，司机已登上座位上开动引擎。“上车啦！路途还远呢！”

我喊了一句：“我一定给你一个电话！”就跳上了车。

她也冲出一句：“我一定电邮给你！”声音干干地，比带泪的声音更酸。她也上了车。

两辆巴士同时开行，朝一南一北两个方向。我和她都坐在靠窗的位子上，轻轻地互相将车窗推开一个小缝。两轮明

月相对凝望缓缓移动的车，以为自己的车钉在泥土上似的没有开行。但两部快车都已上道，离开了站，待加快速度后，这才大吃一惊……我和她都上错了车。

我上的车，奔往芙蓉。

她上的车，投向怡保。

评

评审委员

—徐元福 评：

写作技巧熟练，小说的味道浓。

—陈美仙 评：

美丽的一段感情记录，欲语还休，随缘而遇。上错车的结局留下很多的“再创作”空间。



作者简介：

斯叶，原名张志忠，出生于古晋西连，师范数理专科毕业，理科教育荣誉学士。1984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及自由撰稿人。其作品多发表于国际时报，并多次荣获奖项。

斯叶目前移居美里，为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会员。

铃声响起

双子

巴士一站又一站的停下，搭客越来越多。一个老阿伯脚步蹒跚的上了巴士，许多搭客的目光都投向年轻的她。

她似乎对老阿伯无动于衷，挂着墨镜，听着耳机，悠然自得。

结果巫籍中年搭客把座位让给老阿伯，他对着现代的年轻人越来越没有敬老的观念摇头不已。

巴士的搭客都对她那不敬老尊贤的态度感到气愤，尤其是坐在她后面的银发老者更是对她指手划脚。

她似乎不当一回事，凉风吹进巴士里，轻拂她的脸，她感觉好舒服。耳机里听着的是伍佰的摇滚，她喜欢听伍佰的歌，她听人说听伍佰的歌的人多数是属于叛逆，她轻轻的摇着头，至少她不是，她连叛逆的机会也没有。

今早密斯林为她收拾行囊，陪她出来搭巴士，她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回家了，她好想念妈妈，也好想念妹妹，她的行囊里有她充满心意编织的小藤蓝，她要把它送给妈妈。

昨天妹妹在电话中告诉她，家里的那只小黑母狗已升级

做妈咪了。她好兴奋，恨不得就立刻回到家里把那几只肥嘟嘟的小狗抱在怀里。

妹妹知道她今天要回来，开心的在电话那头又叫又嚷，妹妹说会出来路口等她，她知道妹妹一定会用摇铃声来迎接她。

听了伍佰的七首歌，她便把耳机关掉，这已是她的习惯，因为她知道那熟悉的摇铃声即将响起了。

铃铃铃……铃铃铃。

美妙的摇铃声在耳边响起了，她好兴奋。伸出手往那按铃的地方摸索着，然后轻轻一按……叮的一声。

巴士停了下来。

她背着行囊，一个小女孩很快的冲上巴士，牵着她的手，慢慢的带着她下了巴士。

巴士上怒气的脸色早已缓和下来。



作者简介：
双子，原名杨白莲，砂罗越美里人士。公元2000年开始写作，作品多发表于本地报章如美里日报及国际时报。

评审委员

一 骆铃 评：

这是一篇颇具巧思的作品。最可喜的一点是作者不着痕迹地借其笔端的表述，反映了人们对老弱与残障者的爱心。

一 陈美仙 评：

不提一个“盲”字，让读者随着巴士的搭客从误会到了解，以“墨镜”、“藤蓝”、“摇铃”而暗示主角的身份。

评

想飞

江沙崇华国中

● 梦洋

我拥有翅膀
却飞不了
想飞出这可恶的笼子
我做不到

我一心想逃
却逃不了
这无情地锁链
绑着我瘦兮兮地脚

为什么
我的工作
只是歌唱没有其他
我厌了

我要自由
我要飞翔
飞去我出生的丛林
脱离禁锢





你依然活在我心中

初中组鼓励奖
江沙崇华国中

郑思浩

拿着手中的一串星星风铃，我想起了您。

曾几何时，我们快乐地在溪间嬉水，似小鱼儿地穿梭在溪里的石头间。

曾几何时，我们在夜幕降临后，肩并肩地在公园的草地上数星星。

曾几何时，我看着你在病魔的攻击中，痛苦地离开了这美丽的世界。

妹妹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我们是多么地调皮。我们常常与村里其他的小孩在树上爬上爬下，多么自在哪！我

们常常随着表哥、表姐在河里抓鱼虾。当小鱼虾从我们指缝里滑走时，那种感觉非笔墨所能形容的。

每一次，当我们从河里回到家时，一定会因为玩到湿漉漉的而被双亲责骂。这时，你就装出可怜兮兮的模样，使父母又好气又好笑，不忍心再骂我们了。

还记得有一次，你的一颗乳牙蛀了。母亲拿一根线绑在你的蛀牙上，你就哭了，哭声惊天动地，你要求母亲不要替你拔牙。最后，那颗蛀牙还是拔了出来。你用一张手帕小心翼翼地把它包了起来，说要“养牙齿”。

快乐的日子，不会永恒。某天，上着华文课时，你晕倒了。把你送去医院，医生替你验血后，发现你得了血癌。母亲顿时昏了过去，我的泪也顺脸蛋滑了下来。

为什么上天要那么残忍？妹妹，那时你才十岁，可是你得知患上血癌后，活得更坚强。我们一家都受你影响，决心与你好好共度剩下的日子。

五个月过去了，这时的你，已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了。我还记得那天我的生日，你把一串星星风铃送给了我。泪水，在我眼中打滚着，我强忍不让它流下。

这时，你对我说你全身都很痛，我连忙叫医生来，但

你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没有遗言。我的心碎了眼泪夺眶而出。我呼唤你的名字，但你已听不到了。

你的坟修好了，什么都成了回忆，只剩下那颗我至今仍保留着的蛀牙与星星风铃。

妹妹，你离开了，可是，你依然活在我心中！



停留在十七岁

高中组优秀奖
吉辇国民型中学
陈永钟



瞧着时钟刻意放缓的步伐，我恨不得马上将它取下，拆成零碎！怎么它总爱闹别扭，在我最焦急的时候失灵了？尽管只是几分钟而已，却让我恍如身陷一光年的时间洪流中。可顶上那座老旧的吊扇却还在卖力地旋转，就如唠叨的老妪，不时还夹着机械似的叹息声……

这是一个闷热的中午；而苦闷，似乎已麻痹了我所有的神经。课室前，萧老师还在喋喋不休的，续狭义相对论后又有牛顿的万有引力。也许已经不堪负荷了，我真想阖上双眼，就连坐在我身旁的川也如同老和尚入定般，早已神游太虚去，这未尝不是另一种模式的解脱？

热浪继续肆虐，打从一开始就没有间断过，最终我还是失守了……或许，这不是天气的错，毕竟由始至终它都是维持在二十七度的热情。那么，问题又出现在那里呢？

是……她？

想到这里，我不禁悄悄侧目回望，那张唯一空出来的座位，尽管还残留稀释的气味，却好像陌生了许多。是因为少了那张熟悉的笑脸吗？她，是好学生，从不翘课的，但……屈指一算，已经四十八小时了，该不会成了失踪人口？抑或……

忧虑，似毒蛇般蚕食我每根神经；焦急，正一分一分地燃烧，企图耗尽我仅有的意识，怎么办呢？好累啊……朦朦胧胧间，仿佛回到相识的最初……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熟悉的背影，扎着小辫子的她，就像想飞的小燕子，蹦蹦跳跳的，不时掠过属于她的那片蓝天绿地，更掠走了我所有的目光。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个画面。是的，永远……

同窗四年了，但怎么四年前和四年后的她有这么大的分别呢？从前嘻哈灿烂的小燕子竟成了愁眉锁目的灰天使？到底发生什么事？身为好朋友的我，是应该找出问题，为她分担心事的……就如从前她待我一样，就这样决定罢

走在回家的路上，思绪漫无目的地窜走，就连人家问起今天老师授课的内容我也茫然一无所知，无从回答，该以怎样的科学方程式来计算现在心情的劣度呢？我又该基于谁人的理论来加以阐明？

走着，走着……渐行渐远，两旁的景物迅速地飞逝……模糊在后方的最远处。

这是我最常来的小巷，巷尾是她的家，沿路而来，曾经都是我们并肩的足迹，但……她怎么不记得了？

停在她家前，犹豫了，指尖在按铃前凝住。在抉择的矛盾中，凄厉的叱骂声自屋内传来，将这宁静的午后撕裂。接着，许多玻璃在触地后怒吼，我仿佛看见它们支离破碎的无奈。门，是半掩的，从外望去，客厅异常狼藉不堪。暴风雨后，满地都是被摧毁的残骸，而侥幸不失的，就只有那枚水晶苹果，我送她的十七岁生日礼物，这时，大人们脸上只写着：愤怒，失望和羞惭等表情，但她不在那里，直觉告诉我，她就在房里。

突来的状况，令我只得愣在那里，反射神经中枢因来不及组织零散的画面而一度瘫痪。发生什么事了？尽管已经在心里问了自己千百回，但却始终得不到答案……现在进去，已不再有何意义，毕竟局外人的我又哪有插手的余地呢？

卷缩在自己的家里，应该是很快乐的，然而心情还是十分沉重。周遭的空气静如死水，一阵微风也没有……

今夜，静得出奇。大雾笼罩着整片大地，仿佛是变幻莫测的人生。我一直守候在电话旁，仅仅只是执意地守候，如

此而已。若拨电去，在另一端握着听筒的，会是她吗？我这样揣测。

铃声响了，但不是电话，是门铃。

它将我从冥想中吵醒，睁开惺忪的眼，我好不甘心，毕竟是它捣乱了我的计划，害我又得重新聚集欲拨电的勇气。大门，距离我约莫十步之遥。虽然如此，朝它走去，却花费了我所有的气力。

门开了，对方不是别人，是她……菁，同窗四年的菁。

这一刻，我……我不懂得该以什么字眼来形容眼前的菁，狼狈？落魄？她望着我的目光，是呆滞的。脸颊上还有未擦干的泪痕。我心里不禁抽搐，怎么她给眼泪割伤了，还疼吗？但我却好疼呀。然而，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头垂得低低的，但这却遮掩不了她那张苍白得没有血色的脸，浅蓝色的衬衫下，是一副在寒风中颤抖的身躯。曾几何时，她是活泼，有生气的；直至今天，我才发现她是那么脆弱，弱不禁风啊！我好气自己，竟然没有好好保护她，不是吗？

彼此在大门前对峙三秒钟，看着她蠢蠢欲动的唇，我知道她有好多话想吐诉。牵起她的小手，我们往房里走去，无意间瞥见，呆立的双亲一脸的惊愕，事不寻常，他们会意地保持一贯的沉默。沉默，不过是另一种语言的表现罢了。

房内，酝酿许久的眼泪再次决堤，眼珠颠簸在泪水里，这是幻觉吗？她扑伏在我肩上，续而放任泪水簌簌地落下，像脱缰的野马，在我衣领，衣襟上肆意奔驰，渐渐地扩大领土。我惊惶失措的迎迓，右手轻拍她的背脊，企图让她好过点。但，眼泪却不懂得回流，我也不知该以什么言语去安慰遇溺的她……

“别哭了，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啦”

“爸……妈……不要我了，”她噙着泪水，眼睛里尽是一片不着边际的死灰，“他们……还要捏杀了那个小生命，但……但它是无辜的啊！”

“伯父伯母不是蛮不讲理的人，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就……，那个小……生命？”为了避免多余的误解，我还是小心地求证。

“是我的错！全是我的错！孩子是无辜的，”她一阵错愕后紧接着便是歇斯底里地自责，“如果不是因为不能自己……如果不是因为他……，”她痛苦地以双手掩脸；脸庞下藏着的，是一颗曲扭的心灵，曲扭后再也不能复原了……

“孩子是我们的，但……他为什么全否认了？不！我不能放弃孩子……它是我的！”

天……天啊！我身边如同响了几道骇人的旱雷；山崩，地裂，天旋，地转，难道是世界末日了吗？内心饱受煎熬后逐步瓦解，粉碎。心，还在淌血……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吗？但，我又怎能将年仅十七岁的她和未婚妈妈，堕胎等联想在一起呢？这是不可能的，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是……真的吗？”满腹的狐疑，声音的频带亦开始模糊，就连舌头也企图在齿间搁浅。我变得咬词不清了，难道就此不再发出任何声音了吗？天晓得。

“他……是谁？伯父伯母又怎么……说呢？那么，孩子又……该怎么办才好呢？”不停歇地发问，因为内心越来越着急，如同隐性的活火山爆发的前一刻。

“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她这样的回答，“但孩子……他必须活下来。”

在那一刹那间，我看见了：一位母亲企图保护孩子的勇气。这是一份无法割舍的爱，说明了她爱他的事实。尽管只有十七岁而已，然而她却是那么地坚持，愿意为那小生命放弃了学业、前途……当然，还包括了十七岁的青春。

而人生，又有多少个青春可以任意挥霍呢？

“菁，这样值得吗？”怜惜的目光直透她那双深邃的眼

眸。那里的深处，是一颗坚定不移的决心。菁，已经选择了未来要走的路，不管平坦或崎岖。她爱腹中的孩子，更不愿当捏杀亲儿的刽子手，一辈子受良心的谴责。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决定了的事是没有人可以改变的。我好讨厌她的固执。

月亮昏昏欲睡的，而悬挂在窗外的风铃已开始演奏黑夜的催眠曲。床上，是一个不小心跌落凡间，还折了翼的天使。她不再快乐，因为失去了好多……除了飞翔，还有那片属于天使们的蓝天。也许，有一天她可以重回天堂，但那似乎是一件很遥远的事了……

望着她那紧绷的睡脸，心情就像拉满待射的弓弦。脑筋在一片大混乱后来不及收拾，我很难想像那是怎样的一副光景。所以，只是静静地守候在她身旁，或许成了化石后，这个姿势还是不变的。我不敢悄悄地离去，因为害怕她再次无助地陷入濒临崩溃的世界里……我不是那么自私的。

“去睡吧，我没事的，”她再次睁开眼睛，像被惊醒的病人，以微弱的口吻说，“别担心了，好吗？”

“嗯……晚安，”我坐在床沿，抚摸她的额头。视线有一点模糊，外面下起雨了吗？正如我心里一样。那是一场滂沱的大雨；雨水滴下，滴在幽怨的秋水里，但我并没

读懂那绽了即谢的涟漪语言。是时候让她好好休息了。

“天寒了，记得盖被哦。”

“谢谢……你待我真好，就像……亲哥哥一样，”她的嘴角微微上扬，那是属于欣慰的弧度。

哽咽。这是我等待了四年的答复，我应该感到高兴的，不是吗？但，我笑不出，一直以为那懵懂的关系，不是以一种宁静的状态静止沉淀着的；谁知她原来早已给了我确定的位置，而我却一直在回避……是现实太残酷了，抑或是我懦弱地不知去面对？

今夜，泪，弄湿了床头……我拥抱思念不成眠。

过了好久……好久……秒针在同样的单轨里兜了数千遍……

混沌的感觉自夜转换为昼后渐渐消失。我眼也不眨地看着天空的布景，由月亮换上太阳，把星斗换成白云……是的，天亮了。欢迎阳光跑进我的房里，为我驱除昨夜残留的阴霾。一夜过去了，心情可好吗？

经过她的房外，我想，应该还在酣睡罢。爸妈已经知悉了，大家都显得十分平静，也许平静不也正是一种掩饰

吗？毕竟这并不是值得炫耀的事……而且菁这样子就逃了出来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让家中的亲人苦苦地担忧了一整天。这是不智的。

约莫一小时后，急骤的铃声自门外响起。我们经已知道来人是谁了……是菁的父母，是爸妈通知他们的。这是必需的，也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伯父伯母，这时候她应该醒了，就在右边厢的房里，你们得好好的谈一谈啊。”

“谢……谢。”

他俩真的憔悴了许多，双眼还微微的红肿，就如彻夜未眠似的，接着便快步地从我身旁越过，直奔向菁的房间。虽然脚步略嫌蹒跚，却足显爱女心切，相信就算眼前隔着火海刀山，他们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向危险投奔；而赋予他们这力量的，是爱。

门开了……菁倚立在铁花窗前，蹙着眉头，望望遥远的彼方。那是她独处时的习惯；她总爱将自己关在冰冷的斗室里，一针一线地修缮内心的缺口。但，当她察觉父母的出现时，伤口再次迸裂……热泪夺眶而出。

“爸……妈……对不起。”

三人相拥而泣，就像劫后逢生的激动。眼泪就是一场雨，浇湿每个人的心田。而我，就在这场大雨中，悄悄地退出，因为她已经回到属于自己的避风港去，不再需要我的护航了……

从中，我还深刻地体会到，原来父母的爱，是无私的，他们爱惜子女更甚于自己。哪怕有一天子女犯了多大的过错，永远站在子女身边不弃不舍的，一定是父母。想到这里，我不禁伸手紧紧地握着爸妈的手心，好温暖啊！多希望可以让现在的动作停止不去，这样就不会害怕失去这秒钟的感动了……

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看着那逐渐远去的背影，我显得若有所失的，似乎再见后不再见了……最后，她完全消失在我的视线里。但，又有谁能彻底地将深植在我脑海中她的画像记忆抹去呢？

心被无情地掏空了，剩下的只是空空的躯壳在等待空气的侵占……

距离那天，已经过了四个昼夜，课室里，空出来的座位，仍然是空着的，没有空调的斗室，还是像烘炉般地令所有的物体升温；惟独我现在的心情，依然是零下二十七度。

是的，她从此不再回来了，毕竟我并没有要求她履行什么承诺，就算有，又如何呢？

我们最后一次的联系，是透过一封没有邮戮的信笺。纤纤的字语，是她留给我的手迹，连同那枚送给她的水晶苹果。但，当我收这封信时，她已经远在千里之外了，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她才可以忘了曾经的伤痛。菁，完全不给我挽留她的机会，就这样走了……说不出口的话，以后再也不必说了。

十七岁的回忆，应该只停留在十七岁里。

好不容易，我把所有与她有关的影像一并锁进属于十七岁那年的箱子里，等待另一个人找到钥匙后将它开启。又或者，那个人永远都不会出现……天使回到了天堂，与上帝赐予的孩子，快快乐乐地活着，仿佛忘了还遗留在人间为她等待的信徒。

也许，我可以为这份纯纯的爱立一块墓碑，上面就这样写着：十七岁那年，一位天使不小心捡走了我所有的爱，直到如今，依然没有归还……

初中组鼓励奖
怡保深斋中学

陈慧颖

爱

爱，是一个幸福的标志吗？又或者说只有幸福的人才有资格去拥有它的眷恋。被爱是幸福的，那么难道爱人就是痛苦吗？情字这条路，来也迷蒙，去也迷蒙；爱情这事儿，来时匆匆，去也匆匆，然而当回首时却剩下那血淋淋的伤口正孤寂地等着疗伤。

忽然之中，觉得自己很无奈，很无助的。曾经对自己许下毒誓，不能为你流下一滴眼泪，哪怕是一滴卑微的眼泪也不许。但，不争气的自己根本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辙。我真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才可罢休。难道我真的不配拥有爱人的权力吗？纵然只是那么的一丁点也不可吗？眼泪再一次无助的淌下，将你的照片给弄模糊了。为什么？为什么？我不是许下誓言了吗？为什么要无知的重犯呢？不是早已说好，自己长大了，要坚强做人，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撑下去，纵使你不爱我了。

早已知道有那么的一天，为何还要痴心地默默等待呢？为什么，为什么总不能将你的影子给甩脱呢！望着你送的礼物……玻璃水滴珠。突然觉得它和我一样正无助地流着泪。在愤怒中，真想把它给砸得像我的心一样碎。也许这样做会好些，可是，砸了会有用吗？不会，事实狠狠地告诉我不会……为什么不能拥有一个我稍微喜欢的人。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会否再次选择他吗？

多少个夜晚因失眠而无法安睡。不是睡不着，而是只要我一闭上眼睛，你的模样就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梦中。为了要你注意我，我竟傻到去干一些堕落的事。哪怕是得到你的唾骂，我也愿意。可恨的是，你却不曾说过我的不是，你只是淡淡地抛下一句话，就潇洒的走了。好一句“不要因太多的诱惑而迷失自己，不要因太多的牵制而不敢前进。人一旦长大就必须为自己走出一个方向，要怎么走完这一生，是堕落还是灿烂，就得靠自己去闯。我不是你要的人，死心吧！”当时我真是恨死你了，恨你那冰冷的脸，更恨你在我的伤口上无情地洒盐。

想着你那稚气的笑容，你那傻呼呼地表情，不禁让我的鼻头一酸，眼泪又再度滑下。这次的哭泣不再像以往那样无助，想着你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我想经过这么久的苦苦相恋后，我俩的感情也该挂上一个休止符了

。那伤痕累累的心也是时候埋封在心深处疗伤了，好让时间去冲淡一切。

一年后的某天，我在某书店重遇你，你当时的笑容很尴尬。我们坐在咖啡店里，谁也没有开口直到侍应生前来点菜。你很习惯性地点我至爱的菜。那窝心的感觉再度升起。那一天，是我们相识以来最平静的一次聊天。那一连几天，我们利用游玩的藉口来互相抚平内心的思念。但，好景不常在。往往幸福只是梦幻。那天你致电给我，我俩相约在那旧地方……咖啡店。我静静地等待你的到来。可是时间一分一秒地爬过我的身体。一种孤寂的感觉笼罩着我。自那天起，我再也没有见到你了，原本波荡的心已被时间再度抚平了。

直到那么一天，我收到一封你寄自英国的信。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那牛皮袋，里面装着一个彩碟，那影像一开始就是你那迷人的声音向我介绍英国的旅游胜地。哗，哗……我以为已播放完毕，正当要关机时，你的面容又再次出现在电视中。但这次你脸色变得很苍白而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天哪，那是病床啊！我心里真的好想问你你是跟我开玩笑吗？不！我经不起这样的打击啊，你很困难地在床上对我说一年前的分手及冷漠的话只为我死心，只因你已患上了癌症。我给你的话愣住了你那虚弱的声音对我解释那天你莫名爽约，只因为你的

病情忽然恶化，不得不出国医治。

你说我俩有缘无份，但愿下辈子再续。就在你嘱咐我别自弃后，你就这样无声地闭上了眼睛，任我怎样激动、叫喊，也只能望着被雪花填满的影画而已……

多少日子已悄然流逝，多少记忆已越形模糊。而你却依然在我梦里翩翩，你我是命运写错的一首诗，让错误的邂逅发生在当时，梦幻的甜蜜，蒙住你我的理智，要怨就怨上帝，写错了这首诗，让此恨绵绵无绝期……

高中组优秀奖
实兆远南华国中

林宜政 母亲。快乐

十月正是南洋的雨季，绵绵细雨如面粉般慢慢筛将下来，使空气中多了一份清新的味道。关于爱的问题却如雨后春笋般在他脑海中滋长。这问题缠绕了他很久。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急欲解开这问题。难道是因为窗外的天气开始阴了起来，让他觉得需要爱来保护自己。不，不是这样的。望着阴得沉下来的天，她想静下来，但思绪就是不由自主……

他犹记得若干年前，爱的气味时常飘荡在公车的空气中。小时候的画面开始浮现起来，感觉由远至近，逐渐清晰。他与妈妈正乘坐公车，他不知道这车开往哪儿，他只记得自己坐在妈妈瘦小的腿上，臀部随着车子的跳动而发麻。他每次都想开口询问妈妈为何不为自己买一张票，他实在厌倦了售票员鄙视的眼光，让他觉得自己根本不应该存在。

妈妈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总让他快到口边的话又吞了回去。

远处一闪即逝的雷电夹带着怒雷声，把他整个人从深陷的思绪里拉了起来。“垃圾婶！垃圾婶！”但思绪一转，耳边又响起了这句话，轰的一声打在他的心里，久久不散，让他开始反感。这全因为妈妈总爱收集垃圾，无论破烂的书本、废弃的纸盒、食物残渣、枯树叶等，无一不捡。收来的垃圾，都被堆集在屋后的沙地，再由妈妈一把火烧了。妈妈把烧成的肥料，用来种植木瓜养活他。在他心里，垃圾变成了木瓜再变成他自己，垃圾与他似乎连成了一体。他甚至怀疑自身体内是否还有垃圾燃烧后残余的灰烬。妈妈燃烧垃圾所发出的古怪气味，在他脑海中尤其不可磨灭。熏天的浓烟，常把他眼泪硬生生从眼眶里激出来，但他宁愿相信所流的眼泪是因为他心中不满自己身世。

虽然他很努力避免与垃圾的气味沾上关系，但不少同学常常出言挑衅，让他决定为自己平反。那天天空也飘着细雨，同学的言语却让他怒火中烧，终于促使他更用力挥拳。不久他已全身瘫痪，萎缩在地。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只感到眼泪不断舔舐身上的伤口，自己辛苦建立的优等生形象和自尊心都彻底粉碎了。

这一切一切都已过去了。而如今，妈妈就躺在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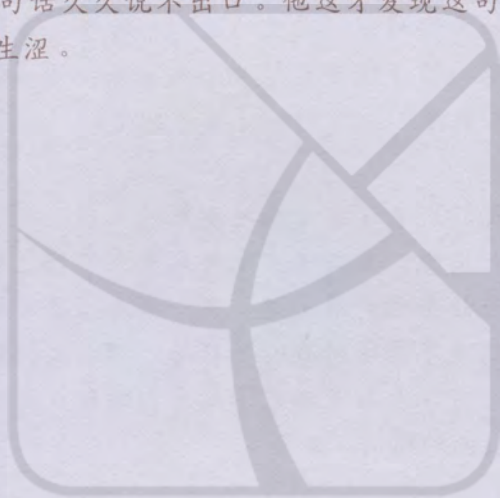
安详的睡着。深邃的眼窝，刀刻一般的皱纹，他感到好陌生。也许是他没有真正看过妈妈一眼，现下只隐隐觉得妈妈的两鬓比起以前花白了。他仔细端详着，妈妈的脸很慈祥，他用力记住她这一面。微微扬起的嘴角，是否表示妈妈依然是快乐的？

他想起今早收拾妈妈的遗物时，翻找出妈妈的“诗集”，发现原来妈妈闲时也喜欢舞文弄墨一番。他记得有一首是这样的：“阳光灿烂／人们／没有笑容／我却高兴地望着我的树苗／它们是已拔出鞘的剑／为何还无力／刺出去／一旁的木瓜树／硕大的果实／我将与／我的孩儿／一起分享／奇怪啊奇怪／它没有／丝毫移动／却／让我看到它的成长——〈树苗与儿子〉”。

想到这，一向自认铁石心肠的他也不禁有所感触。原来妈妈在工作时也常挂念着自己。而他却是时常想着如何作出愤世嫉俗的行为。他把眼睛用力闭上，让打转已久的眼泪流下来。映入脑海的只是妈妈的身影。此时他像是站在另一角度，把妈妈所作的一切都看明白并赋予新的意义。妈妈自从生下了他，就像丧失了自己，把生活中心都围绕在自己身上。好吃的食物、好看的衣服、最好的教育……所有最好的事物，都给了自己。每个烈日当空的下午，妈妈的身影总在木瓜园出现。她不理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多深的痕迹，不管头发变得如何花白，妈妈仍是辛勤工作，似乎急欲把他拉扯长大。而

他只是贪婪地吸取妈妈给予的养分茁壮成长。成长后的他，对妈妈有了深深的误解，他不明白为何自己会诞生在这穷酸的家庭里。妈妈再多的爱，也弥补不了被孩子伤透的心。妈妈累了，她该是想好好睡一会罢了。

望着沉睡的妈妈，他想叫一声“妈妈”，但他感到喉头哽咽，这句话久久说不出口。他这才发现这句话对他而言是如此生涩。



让日子跳跃着 欢乐的音符

麟源

如果你明白，人生的每一个境界、每一个过程、每一个因缘，过了之后就从此不再重来，那么你就懂得去珍惜每一份机缘。

我们只是这宇宙恒河沙数的一个小点，人生的成败又算得什么呢？我们该在乎的只是在它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真正的努力的付出过。在一场尽心尽力的争取后，倘若我们还是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那么我们便不能再强求与执着，当学习放下我们不能承担的种种困难，因为那只是徒增我们的烦恼与痛苦。

人生苦短，我们有幸而成人，就当懂得怀有感恩的心来对待这个世间的一切，以一颗圆满、包容、欢喜的心来渡过每一天。

每次看见朋友们活在生活的死胡同里，心里总会由衷的感到颇心痛，总想出一些办法来安慰他、劝导他，好让他不再愁眉苦脸的过日子。

朋友，生活是为了我们自己而过的，不要为了那些不紧要的人而苦恼，虽然他们曾经是那样深深的伤害过你，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是有权利活得更开怀、更快乐，不要让别人把你快乐的权利也夺走了，那是何等的不值啊！

朋友，你才是你自己的主角，你有权利为自己活得更开心，更自在，你可用任何你喜欢的方式去创造你的人生，只要那方式是不会违背了你的良心就是了。

这世间的人何其多，我们又如何能凡事都尽如人意呢？有句话说好，“岂能尽如人意，唯求无愧于心。”是真的，你只要做好自己的本份，尽了自己责任就行了，其他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都可以一概把它抛诸脑后了。

我们存在的价值是我们给自己定下的，而不是别人给我们贴上标签的，因为只有我们最了解自己，别人所给的标签并不准确的。

假如我们那么容易被人影响，我们的情绪将会容易受波动。不稳定的情绪会使我们不能好好的做好每一件事情，更不能安心、从从容容的度过每一天……



你的痛苦或许没有人能够为你分担，但是，假如你愿意为自己去打开这心结，跳出这已良久束缚着你的心的牛角尖，那么相信你能重获那原该属于你的一片蓝天白云……

朋友，放下一切烦恼，让我们共同开拓美好的每一天吧！让日子跳跃着欢乐的音符！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出版消息：

书名：《不辣的辣椒》

作者：杨百合

邮购处：H. Y. Yeoh

Bk 4-2-03, Apt. Sri Kemuning, 40460 Shah Alam,
Selangor, Malaysia.

书名：《醋溜白菜》108首新诗（附北京著名评论家罗青教授评点）

作者：王涛

定价：马币18元

邮购处：Teh Chin Kuan

167-B, Jalan Besar, 32300 Pangkor, Perak, Malaysia.
e-mail: wangtao_shi@hotmail.com

书名：《天籁的回响》论驼铃小说创作艺术

编者：王枝木整理

定价：马币10元

邮购处：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稿费待领：

请以下作者，尽速示知通讯地址及中英姓名，以便寄奉稿酬。

1) 牟心（53期）

2) 小悦（53期）

地上随着所下的雪，铺成了雪路。哈！冬天又到了。只见各大商店都摆放了圣诞树，大人、小孩都穿着厚厚的棉袄衣裳，脸上挂着笑容，穿梭在大街小巷。



圣诞礼物

吉吉

瞧！多快乐的圣诞节，多开心的小孩呀！小珧瑟缩的躲靠在比较偏僻阴暗的角落。眼看着这些情景，小珧却感染不起这些气氛。为什么我不能拥有个快乐的圣诞节？为什么我不能取得如穿上棉袄般的温暖呢？我也想过个快乐的圣诞节哪！冷不防地，一阵刺骨的寒风又吹向小珧，小珧忍不住打了个超级大喷嚏！

“妈！你看，这里有一只肮脏的小东西！”突然间传来一个小男孩的声音。接着，小珧在还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之下，被踢了一脚，踉跄的急促退到更阴暗

的角落去。

“哼！讨厌的家伙！让我再赏你一脚吧！”小珧不知自己为什么招惹了这小男孩啦！只见小男孩又将无端端的赏它另一脚……

“ANTHONY，别玩了，快走吧！婶婶她们在等着我们呢。”幸好，在小男孩还未将脚踢向小珧时，小男孩的母亲将他拉走。

小珧的眼眶填满了委屈的泪水。唉！近年的圣诞节怎么这么冷哪？时间一分一秒地过了，小珧都还是躲靠在阴暗的角落瑟缩着。

晚上八时正。街道更热闹了，更充满了圣诞节的欣喜与气氛，却没有人注意到小珧的存在。

“妈妈！我要买那只芭比娃娃！”听见一位小女孩的说话，让小珧羡慕又妒忌。小珧渴望自己也能向小女孩般得到家人的关怀与宠爱，甚至是，让它变成那个玻璃墙上的芭比娃娃也好，至少有人注意它及喜欢它，这个圣诞节，看似越来越难过的了。

“喔噢噢！这里竟然有个这么可爱的小东西呀！”小珧抬头一望，忽见一位长得胖胖、留着雪白的胡须、满脸慈祥的老人。

“啊！双吉路，美式屋的艾莉正是想要拥有这么可爱的小东西哪！”说着说着，只见小珧被托了起来，带向一间看起来有些杂乱，又不怎么起眼的小屋子里。突然被一个陌生人带到这种陌生的地方，小珧可不知是喜还是忧呢！但至少，它不用在外头吹冷风啦！

对小珧来说，洗澡是它一生中最讨厌的事了。可是，偏偏这胖胖的老人就将他硬硬的给洗了澡。啊！好冷！

洗完澡后，小珧看起来更清洁可爱啦！不知不觉的，小珧迷迷糊糊的就睡在桌下了。小珧做了好多梦，可是，怎么都是别人的故事呢？：圣诞节那天，玛莉那只母狗拥有了一位疼爱它的小主人；大尤那只相貌粗鲁的鸭子，也成功找到归家路，回去享受主人的关爱；以前隔壁家的小姑娘也去了梦寐以求的巴黎，过个快乐的圣诞节去了。而它呢？就这样梦着梦着，小珧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吓！小珧突然被惊醒，不知何时，它的颈项居然被绑了个美丽的蝴蝶结。接着，它就被丢进了红色的大袋子，小珧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给吓得掉下了眼泪。

后来，当小珧“重见天日”时，它已在一间很漂亮的房子。虽然陌生，但小珧还是看傻了眼！房子周围都摆了一些圣诞树及礼物，耳中更传来阵阵悦耳的圣诞歌！然后四周都少不了喜悦又淘气的小朋友们！小珧还是第一次跟圣诞气氛与人群这么接近呢！以前它都不敢到大街上去乱逛，因为它深怕被来往的人群给踢或踏着了。就在这时，小珧瞧见了那个曾抱过它的胖胖的老人。胖胖的老人依然还是留有一脸雪白的胡须，可是，他的打扮怎么这么怪呀？一身火红的衣裤，连用来装载它的大袋子也是红色的！这老人还戴了一顶红色的帽子，尖端还有一粒白色的小毛球，这胖胖的老人虽说打扮看起来怪异，可是，这身打扮好眼熟哪！小珧急忙思考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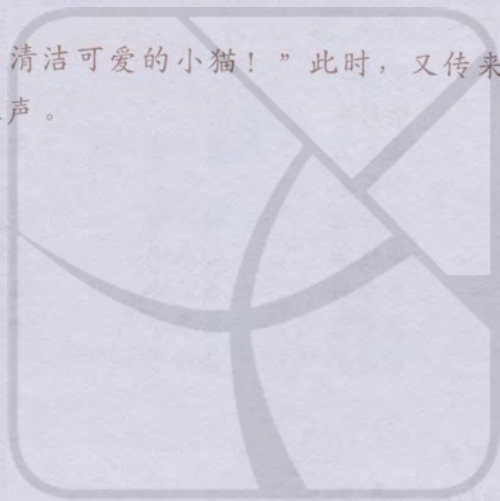
“艾莉！圣诞快乐，送给你这可爱的小东西，你要好好爱护它呀！”只见屋里的小朋友都围了过来，靠在艾莉的身旁，眼光充满羡慕呢！



啊！我想起来了，那打扮怪异的老人，是——圣诞——圣诞老公公！

“谢谢圣诞老公公！”小珧的心声几乎是和它未来的主人艾莉的声音一起发出的。

“瞧！多清洁可爱的小猫！”此时，又传来了孩子们的羡慕声。



“语文是民族的灵魂”

协助发扬马华文艺，推动马华文学运动

本刊同人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我们需要您们的资助，您们的推介！

让《清流》潺流不绝，尽显风流！

《清流》文学季刊常年赞助人

RM500

吴美恩

RM100

驼铃

RM60

梁彩珠

RM50

朱美玉

黎煜才

卢伟泉

谢晋乔

RM30

刘英雄

钟月梅

江沙福建公会青年团

禰桂源

郭森详

刘志雄

李令维

萧美玲

张善发

吴素蕊

黄春华

林德顺

杜德金

蓝梅芳

随喜乐捐

RM1200 陈素珍

RM500 松柏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RM300 诗双月刊出版社

RM250 黎煜才

RM138.60 伍良之

RM120 吴明侨

RM50 蔡远忠

RM48 继程法师

RM30 侯志华

RM10 洪素冰

鄧振光

郑建初

RM6 美花

《清流》稿约

创作使生命的艺术精神延续。。。。。

125

1. 本刊园地公开，欢迎投稿，也欢迎文教团体组稿。举凡评介、小说、诗歌、戏剧、相声、创作词曲等，未经发表的作品，均所欢迎。翻译作品则请附原文。
2. 本刊对所有来稿均有删改权，不愿者请于稿末注明。如欲退稿，请自备回邮信封。
3. 来稿请缮写清楚，字迹潦草者，恕不受理。
4. “文学蓓蕾”栏欢迎在籍学生、大专生或自修生来稿。
5. 请于稿末注明作者中英姓名、通讯处、电话或电邮地址。
6.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
7. 欢迎世界各地华文作者赐稿交流，作品一经发表将获赠本刊。
8. 各类文稿请按下列地址分别投寄：

“评介、戏剧、相声”请寄 驼铃 先生
8, Tmn. Orkid,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小说”请寄 紫梦铃 先生
136, Kg. Seberang Tambang, Kg. Sungai Wangi, 32300 Air Tawar, Perak, Malaysia.

“散文”请寄 一介 先生
48, Tmn. Ilmu,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诗歌”请寄 郑可达 先生
46, Tmn. Sitiawan J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e-mail: changkt@pc.jaring.my

“文学蓓蕾”作品请寄 田舟 先生
125, Antek Avenue, Jln. Sultan Abdullah, 36000 Teluk Intan, Perak, Malaysia.

原创词曲、书法、绘画、摄影及手工创作作品介绍请寄 王涛 先生
167 B, Jln. Besar, 32300 Pangkor, Manjung, Perak, Malaysia.
e-mail: wangtao_shi@hotmail.com

电邮投稿请提供(.txt) 纯文字形式贮存文稿

文学创作 ■ 人文关怀

《清流》季刊是大马一份非盈利的文学期刊，期待您同来为马华文学作保温工作。

- 如果您尚未订阅，请立刻订阅。
- 如果您已订阅，请推荐给您的亲友。
- 谢谢您的支持。

《清流》季刊订阅表

编号：_____

姓名：（华）_____（英）_____

☐ 新订户 ☐ 旧订户

地址：_____

_____ 电话：_____

订阅费：
☐ 全年 RM 20 （4期）
☐ 2年 RM 40 （8期）
☐ 新加坡一年 RM 50 （4期）

订阅期数：第_____期至第_____期

邮券号码：_____

- 请用支票或邮券 (Wang Pos)，勿寄现款。
- 订阅表格可复印。
- 书页如有倒装、空白、字体模糊，可退回更换。

邮件上请志明：Perak Literature & Art Society

迓寄：章钦先生收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请赞助《清流》出版费

《清流》创刊于 1990 年 3 月，在全体同人的不断自我鞭策与合作之下，不论书型设计或内容，都有长足的进步。如今我们更立下宏愿，要立足大马，放眼世界。

为了克服经常出现的出版经费难题，我们谨此恳请关心马来西亚文学发展的各界人士成为本刊的常年赞助人，共同努力。

赞助办法：

- 1) 常年赞助人，每年最少 RM 30，多惠益善，回赠四期《清流》各一本，芳名将永志本刊。
- 2) 也欢迎随喜乐捐。

请赞助《清流》出版费表格

姓名：（华）_____（国）_____

团体/商号：（华）_____
（国）_____

通讯地址：_____

_____ 电话：_____

☐ 常年赞助人：RM _____

☐ 随喜乐捐：RM _____ *请在有关格子内划✓

备注：_____

注：邮券 / 支票上请志明：Perak Literature & Art Society

迓寄：霹雳文艺研究会财政
司徒育敏先生收
65, Lintasan Bercham Selatan 3,
Tmn. Shukur 31400 Ipoh, Perak.

56期 《清流》文学季刊

128

2003年1月出版

编辑顾问：朱晋韶 崔冰 林慕
王枝木 年红 看杜
晴川 伍良之
潇枫 苏清强

主 编：田 舟

执行编辑：王 涛

编 委：驼铃 紫梦玲 一 介
郑可达 有 明

发行主任：章 钦

封面题字：叶兆熊

创刊日期：1990年3月1日

出版准证：KDN.PP6767/1/2003

国际书号：ISSN 1511-9211

编辑部：ALIRAN JERNIH
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出版及发行：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27, Hala Pegoh 8, Taman Sri Pengkalan,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平面设计：WayBuilder Enterprise
236, Jalan Midah Besar, Tmn. Midah,
Cheras, 56000 Kuala Lumpur. Tel: 03-91318460

承印者：Percetakan C&A Sdn. Bhd.
44-46, Jalan 11/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清流》网址：[http://www.geocities.com/
Athens/Delphi/4120/index.html](http://www.geocities.com/Athens/Delphi/4120/index.html)

Key of D Major 4/4
Andante Espressivo

迷人的星空

林建南词曲

mp
0 5 1 2 3. 6 | 5 ——— | 0 5 1 2 3 3 4 | 3 ——— 3 |
美丽的星 空, 闪烁着醉人光 芒, 那
迷人的星 空, 闪耀着柔和光 芒, 那

cresc. 6. 7 1 2 1 7 | 6 ——— *dim.* 5. 6 5 4 | 3 ——— :||
点点微弱萤 光, 牵 引 我 到 梦 乡,
点点微弱星 光, 牵 细

fz. 5. 6 5 7 2 | 1 ——— *mf* 6. 5 4 5 6 | 5 ——— 5 4 |
诉 人 们 的 梦, 我 愿 化 作 蝶 儿, 在 那

3. 3 2 3 4 5 | 3 ——— 1 6. 5 4 5 6 | 5 ——— 4 3 |
美 丽 星 空 飞 翔, 我 愿 化 作 秋 虫, 在 那

2. 1 7 6 7 | 1 ——— *cresc.* 1 ——— 7 1 | 2 1 7 6. 7 6 |
星 空 下 歌 唱, 啊! 在 这 迷 人 的 星

5 ——— 6 | 5. 4 3 2 4 | 3 ——— 1 | 2. 3 4. 5 |
空, 美 丽 的 夜 晚, 我 为 你 陶

4 ——— 4 3 | 2. 1 7 7 6 7 | 1 ——— *mp* 1 ——— 0 ||
醉, 我 为 你 沉 睡 梦 乡.



诗人林野夫夫妇（中）莅临拜访本刊编辑部文友，与（左）紫梦羚、驼铃、小黑（右）及朵拉摄于天定河畔。



本刊执行编辑诗人王涛（右）与著名日本诗人有马敲（右二）、马华诗人孟沙、台湾诗人张国治摄于 2002 年第七届国际华人诗人笔会南京诗会。

新山“书香楼”创始人庄伟天（左）与新加坡《赤道风》主编方然（右）于本刊编委驼铃家中写作间留影。



清流小语

人生最光辉的一天

“人的一生中，最光辉的一天，并非是功成名就的那一天，而是从悲观与绝望中产生对人生的挑战与勇敢迈向意志的那一天。”

ISSN 1511-9211



9 771511 921009